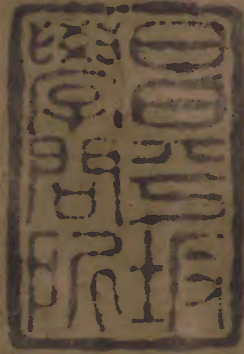


天中記 廿九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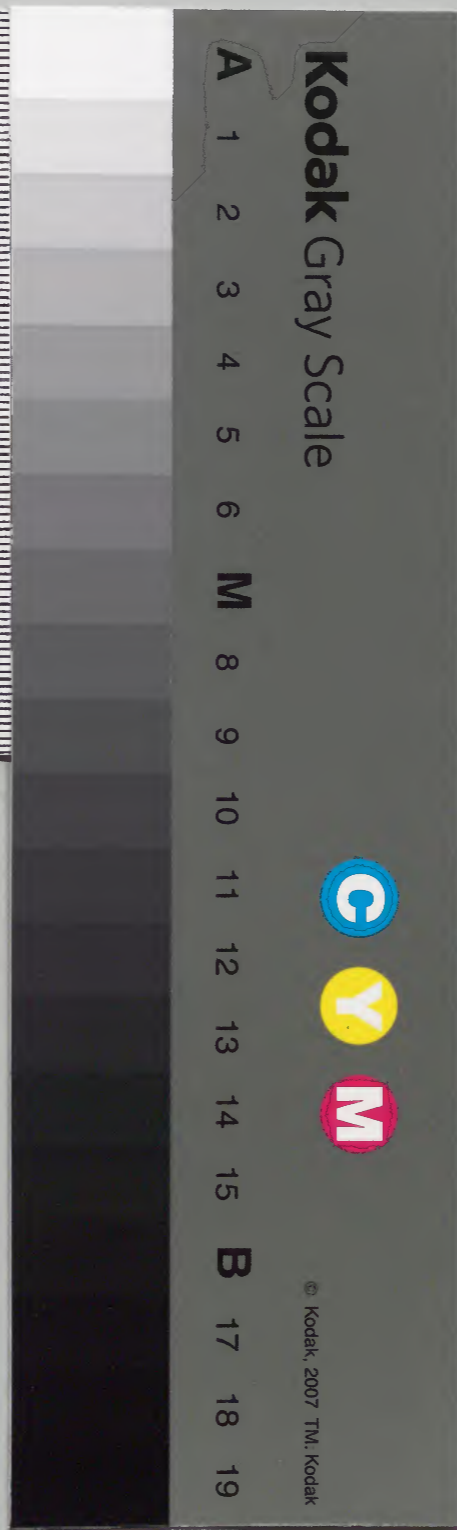


人吏 官職

漢書門		三〇一	三〇八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漢書		三〇一	三〇八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內閣文庫		漢	3015
冊數	30	(	15)
函號	366		81



天中記二十九卷

淺草文庫

天中記二十九卷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隆緯貞甫校

企羨

九京與歸趙文子與叔向游于九京曰死者若可作也  
吾誰與歸其隨武子乎納諫不忘其師言身不失其友  
事君不接而進不阿而退晉語  
執鞭方晏子伏莊公尺哭之成禮然後去豈所謂見義

不為無勇者邪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  
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

馬記

天中記

得見與游人或傳韓非書至秦秦王見孤憤五蠹之書  
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李斯曰此韓  
非之所著書也秦因急攻韓韓王始不用非及急廼遣  
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

新語陸賈為漢高帝著書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  
不稱善左右呼萬歲稱其書曰新語漢書韓非之書傳於

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  
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

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論衡

前席文帝思賈誼徵之至入見宣室問鬼神之本至夜  
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為過之今不

及也前漢

不得同時蜀人楊得意為狗監侍上上讀子虛賦而善  
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馬相  
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有是請為天  
子游獵賦賦成奏之復奏大人頌天子之悅飄飄有凌  
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史記孝武善子虛之賦徵司馬  
長卿若成玩弄衆書之多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  
從故曰玩楊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  
書富於積倚頓之財論衡佚文  
棄印追謁趙咨字文楚舜帝時拜東海相之官道經滎  
陽令敦煌曹嵩咨之故孝廉也迎路謁候咨不為晉屬

送至亭次望塵不及謂主簿口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追至東海謁塔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若此後漢

起舍候客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借造門馬車馬填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上

御李李膺字元禮性簡亢無所交接唯以同郡荀淑陳寔為師友荀爽嘗就謁膺因為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其見慕如此上膺恒以疾不送迎賓客二

十日乃一通客唯陳仲弓來輒乘輦出門迎之膺家膺

居陽城時門生在門下者恒有四五百人膺每作一文出手門下共爭之不得墮地陳仲弓初令大兒元方來見膺與言語訖遣厨中食元方喜以為合意當復得見

馬商云  
小說

異士郭太字林宗始至京師東留人符融見而嘆曰高雅奇偉達見清理行不苟合言不夸毗此異士也言之於河南尹李膺與相見曰吾見士多矣未有如郭林宗者也其認識通朗高雅密博今之華夏鮮見其儔友而親之陳留人韓卓有知人之鑒融見原以已言告之卓曰此太原士也他日又以泰言告之卓曰四海內士也

吾將見之於是驟見泰謂融曰此子神氣冲和言合規  
矩高才妙識罕見其倫後漢紀

同舟郭太游於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  
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  
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

焉後漢

顏子復生黃憲字叔度汝南慎陽人時論者咸云顏子

復生而族出孤鄙父為牛醫潁川荀季和執憲手曰足

下吾師範也後見袁奉高曰卿國有顏子寧知之乎奉

高曰卿見吾叔度耶典畧

鄙吝復存黃叔度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日之間

不見黃生則鄙吝之前復存乎心及蕃為三公臨朝嘆

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後漢

萬頃陂郭林宗少游汝南先過袁閎車不停執鸞不輟

輒詣黃叔度乃彌日信宿或薛恭祖問其故林宗曰奉高

之器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萬千頃之陂

澄之不清擾清之不濁其器深廣難測量也後漢世說

下坐為貴庾乘字世遊少給事縣庭為門士林宗見而

拔之勸遊學宮遂為諸生傭後能謀論自以卑第每處

下坐諸生博士皆就讎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為貴後漢

北海復知孔融為北海相黃巾復來侵暴融乃出屯都

昌為賊管亥所圍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

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賊乃散走上

天際真人或以方謝仁祖不乃重者桓大司馬曰諸君莫輕道仁祖企脚北窓下彈琵琶故自有天際真人想

世說

不似世人王長史為中書郎往敬和洽許爾時積雪長

史從門外下車步入尚書署公服敬和遙望嘆曰此不

復似世中人上

貪與周旋王司州先為庾公記室參軍後取殷浩為長

史始到庾公欲遣王使下都王自啓求住曰下官希見

盛德淵源始至猶貪與少日周旋上

畫象銘壁宋織字令艾敦煌人少有遠操沈靜不與世

交隱居酒泉南山不應辟命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象

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為枕何石為漱何流身不可

見名不可求太守馬岌造馬織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

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

銘詩於石壁曰丹岩百丈青壁萬尋奇木翁鬱蔚若鄧

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晉書

千載盛美王弘之字方平家貧性好山水義熙中辟召

一無所就家在會稽上虞始寧沃川有佳山水弘之依

巖築室謝靈運頽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陵王義真

牋會境既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道並多居之至若弘之

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  
齡辭事就閑纂戎先業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若遺  
一箇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南史

陵霄駕鳳袁顛圖避禍於襄陽當時皆羨之謂為陵霄

駕鳳遂與義嘉同滅

明帝答王景文詔

子無所恨王訓字懷範小字文殊年十六召見文德殿  
應對爽徹上目送之久謂朱昇曰可謂相門有相初補  
國子生問說師袁昂昂曰父籍高名有勞虛想及觀容  
止若披雲霧俄而諸袁子弟來昂謂諸助教曰我見出  
十數若有一子如此實無所恨南史

蘭臺聚到溉字茂灌少孤貧與兄沼弟洽俱知名起樂

安任昉大相賞好提携溉洽二人廣為聲價梁天監初  
昉出守義興要溉洽之郡為山澤之遊昉還為御史中  
丞後進皆宗之時有彭城劉孝綽劉苞劉孺吳郡陸倕  
張率陳郡殷芸沛國劉顛及溉洽車軌日至號曰蘭臺  
聚陸倕贈昉詩云和風雜美氣下有真人遊壯矣荀文  
若賢哉陳大丘今則蘭臺聚萬古信為儔任君本達識  
張子復清修既有絕塵到復見黃中劉時謂昉為任君  
比漢之三君到則溉兄弟也上

望塵阮孝緒字士宗屏居一室未嘗出戶親友呼為居  
士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  
而嘆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為名流所欽尚如此自

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歛衽望塵而息

校試誤錯韓頭宗字茂親性剛直有才學沙門法撫三

齊稱其聰悟常與頭宗校試抄百餘人名各讀一遍隨

即覆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頭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

貧道生平以來唯服即耳

魏書

神人李諧字虔和幼有風采趙郡李搔嘗過元义門下

見之歸謂其父元忠曰領軍門下見一神人元忠曰必

李諧也問之果然諧與盧元明聘梁梁武使朱异覘容

异言諧元明之美諧等見及出梁武目送之謂左右曰

朕今日遇勅敵卿輩常言此間都無人物此等何處來

謂异曰過卿所談也

北史

誦發佳器盧元明字幼章風采閑潤善自標置不妄交

往飲酒賦詩遇興忘返性好玄理少時常從鄉還冬途

過相州刺史中山王熙熙博識之士見而歎曰盧即有

如此風神唯須誦離騷飲美酒自為佳器遂留之數日

贈帛及馬而別

上

傾服陽休之字子烈早得才名為人物所傾服外如疎

放內實謹厚少年頗以峻急為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

衿期好游賞太常卿盧元明入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

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始為行臺即便坦然投分文

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士莫不企羨焉

上

津梁封軌字廣度深為郭祚所知祚常謂子景尚曰封

天口已



執高綽二人竝幹國之才必應遠至吾平生不妄進舉  
而每薦此二人非直為國進賢亦為汝等之津梁其見  
重如此執既以方直自業高綽亦以風槩立名高肇拜  
司徒綽送迎往來執竟不詣綽顧不見執乃遽歸曰吾  
一生自謂無愆規矩今日舉措不如封生遠矣上  
懷古盧玄字子真太武辟召天下儒雋以玄為首崔浩  
每與言輒嘆曰對子真使我懷古之情更深上  
羞對軒冕袁叔德候李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  
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心醉忘疲元或字文若少有才學時譽甚美侍中崔光  
見或退而謂人曰黑頭三公當此人也少與從兄安豐

王延明中山王熙並以宗室博古文學齊名時人真能  
定其優劣尚書郎范陽盧道將謂吏部清河崔休曰三  
人才學雖無優劣然安豐少於造次中山皂白太多未  
若濟南風流寬雅時人為之語曰三王楚琳卿未若濟  
南備員方或姿制閑裕吐發流靡琅琊王誦有名人也  
見之未嘗不心醉忘疲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  
與或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曰仕明風神運吐常  
自以比荀文若可名或以取定體相倫之美魏書  
杯屬元凱袁尚書翻朕之杜預欲以此杯敬屬元凱今  
為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北史

曹陸復生温子昇字鵬舉博覽百家文章清婉梁使張

臯寫其文筆傳於江外梁武稱之曰曹植陸機復生于  
北土恨我詞人數窮百六魏書

嚴鄭陸慶少好學節操甚高仕梁為婁令陳永陽王為

吳郡太守聞其名欲與相見慶辭以疾時宗人陸榮為

郡五官掾慶嘗詣焉王乃微服往榮宅穿壁以觀之王

謂榮曰觀陸慶風神凝峻殆不可測嚴君平鄭子真何

以尚茲南史

為異代交蕭允字升佐為會稽郡丞行經延陵季子廟

設蘋藻之薦託為異代之交為詩以叙意辭理清典後

主嘗問蔡徵曰卿世與蕭允相知此公志操何如徵曰

其清虛玄遠殆不可王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

以對後主嗟賞父之陳書

留宿十日閻立本家代善畫至荊州張僧繇舊迹曰定

虛得名耳明日更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

其下十日不能去陳唐嘉話

宿傍三日率更令歐陽詢行見古碑索靖所書駐馬觀

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則布毯坐觀因

宿其傍三日而後去上

望之若仙高宗承貞觀之後天下無事上官儀獨持國

政嘗凌晨入朝巡洛水隄步月徐巒詠詩曰呱呱廣川

流驅馬歷長洲鵲飛山月曙蟬噪野風秋音韻清亮群

公望之若神仙國史異纂

年不可及崔湜弱冠進士登科不十年掌貢舉後三登  
宰輔年始三十六崔之初執政也方二十七容止端雅  
文詞清麗嘗暮出端門下天津橋馬上自吟春遊上林  
苑花滿洛陽城張說嘗為工部侍郎望之杳然而嘆曰  
此句可效此位可得其年不可及也翰林盛事  
登仙開元中朝廷選用群官必推精當文物既盛英賢  
出入皆薄具外任雖雄藩大府由中朝冗員而授時以  
為左遷班景倩自揚州採訪使入為大理少卿路由大  
梁倪若水為郡守西郊盛設祖席宴罷景倩登舟若水  
望其行塵謂掾吏曰班公是行何異登仙乎為之駟殿  
良所甘心默然良久方整回駕既而為詩投相府以道

其誠其詞為當時所稱賞

明皇雜錄

眉目有異李邕自刺史入計京師邕素負才名頗被貶  
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事忌勝剝落在  
外人間素有聲稱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看以為古人  
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又中使臨問索其

新文譚貞錄

謫仙李太白初自蜀至京師舍於逆旅賀監知章聞其  
名首訪之既竒其姿又請所為文白出蜀道難以示之  
讀未竟稱歎數四號為謫仙人白自幼好酒於兗州習  
業平居多飲又於任城縣構酒樓日與同志荒宴其上  
少有醒時邑人皆以白重名望其重而加敬焉本事詩

天中記

卷三十九

識荆李白與韓荆州書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譽十倍所以龍盤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

名利心盡房瑄每見元德秀歎息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蘇源明常語人曰吾不幸生衰俗所不耻者識元紫芝也

唐書

景星鳳鳥李渤字濬之與兄涉偕隱廬山更涉少室元和初以右拾遺召不拜洛陽令韓愈遺書曰有詔河南敦諭拾遺公朝廷士引頸東望若景星鳳鳥始見爭先

觀之為快想冠帶就車惠然肯來利加于時名垂將來踴躍懷企頃刻以冀上

泰山北斗昔孟軻拒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况雄為不少矣自愈沒其言大行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云上

思其風烈裴度退然總中人而神觀邁爽操守堅正善占對既有功名震四夷使外國者其君長必問度年今幾狀貌孰似天子用否其威譽德業比郭汾陽而用不用常為天下重輕事四朝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莫不思其風烈上

佳婿獨孤郁權相之子婿也歷掌內外綸誥有美名憲

宗歎曰我女婿不如德輿女婿國史補五年召充翰林學

士郁以婦公辭內職憲宗曰德輿乃有此佳婿唐舊

城下水陸鴻漸名羽少事竟陵禪師師去世作寄情歌

云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杯不羨朝入省不羨暮入臺

千羨萬羨西江水曾向竟陵城下來國史補傳載

劉九經宣州當塗隱居山巖有僧名彥範俗姓劉雖為

沙門而通儒學邑人呼為劉九經執經受業者數十人

年八十猶強健能飲穆兵部贊事之最謹有得其遺彥

範書云某偶忝名宦皆因善誘自居班列終日塵屑却

思昔歲臨清澗蔭長松接待座下獲聞微言未知何時

復遂此事遙瞻水中月嶺上雲但馳攀想而已和尚薄

於滋味深於酒德所食僅同嬰兒所飲或如少壯常恐

尊體有所不安中夜思之實懷憂戀其誠切如此日月

之下稱門人姓名狀和尚前林語

爵祿盡受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李衛公鎮浙西

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帖下諾寺令擇送至府

守亮請行既至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

沒幽曠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不覺前席命甘露

寺設館舍自於府中陳講席命從事以下皆橫經聽之

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講將半函請歸甘露既至命浴

浴畢整巾縷白公云大限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

開驚異明日率賓客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  
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  
文謂舉世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林  
勤三事李襲譽好寫書謂子孫曰吾近京城有賜田十  
頃耕之可以充食河內有賜桑千株蠶之可以充衣江  
東所寫之書讀之可以求官吾沒之後爾曹但勤此三  
事何羨於人續世

畫像書室承暉貞祐初拜尚書右丞妻子留滄州滄州  
破妻子皆死宣宗遷汴與皇太子留守中都元兵至中  
都不守仰藥死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  
蘇軾像於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也

任誕

荒冊子產相鄭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  
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麴成封望門百步糟漿  
之氣逆於人鼻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事  
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族之親疎存亡之哀樂也雖水  
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庭比房數十皆擇稚蔭  
媵媾者以盈之方其冊於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于後  
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  
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後已子產以為戚造鄧  
析謀之析曰子奚不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  
子產用析之言因間以謁而告之朝穆曰凡生之難遇

而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失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者物未必禮而交逸若欲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列揚

何貪湏史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

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湏史桓譚新論

天下無偶戴良字叔鸞少誕節母意驢鳴良常學之以

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

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

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

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

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逵而論議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

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為此良曰我若仲尼長東

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為偶後漢

化土為壺鄭泉字文淵陳邑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

其閑居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其脆置兩

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餚膳酒有斗升戒隨即益

之不亦快乎臨卒謂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

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吳書

醉眠婦側阮公鄰家婦有美色當壺酌酒阮與王安豐

常從婦飲酒阮醉便眠其婦側夫始殊疑之伺察終無

他意世說

哭鄰女阮籍鄰家處子有才色未嫁而卒籍與無親生

不相識往哭盡哀而去其達而無檢皆此類也王隱

步兵校尉世求步兵步兵校尉鐵厨中有貯酒數百斛阮籍乃求為

步兵校尉世毋終飲酒阮籍性至孝母將死正與人圍碁對者求止

籍與决睹既而飲酒二十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及將葬

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後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

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始致滅性裴楷往弔之籍散髮

箕踞醉而直視楷弔嘖畢便去晉籍遭母喪在晉文王

坐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治天下而

阮籍以重喪顯於公坐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

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何謂且有疾

而飲酒食肉固喪禮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世魏晉

之間有被髮夷傲之事皆死忘生之人反謂行禮者籍

為之也于寶通達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

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於籍謂

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

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王隱窮途輒哭阮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慟

哭而及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歎曰時無英雄使豎子

成名晉書

成

名

晉

書

成

名

晉

書

成



遺形骸劉伶字伯倫放情肆志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初不以家產有無介意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而隨之謂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

裸形劉伶恒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客有詣者見而譏之伶笑曰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

君自不當入我幃中又何惡乎其自任若是

晉書

作達阮渾字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容已預之卿不得復爾

世說

一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猪來飲直接

去土便共飲之

名教樂地王平子

澄

胡毋輔之

國

諸人皆以任放為達

或有裸體者樂廣笑曰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

字父胡毋謙之字子光才學不及父而傲縱過之至酣

醉常呼其父字輔之亦不以介意談者以為狂輔之正

酣飲謙之鬪而厲聲曰彥國年老不得為爾將令我屍

背東壁輔之歡笑呼入與共飲其所為如此

晉書

貽戚胡毋彥國至湘州爾時三伏中彥國坐正衙搥扇

視事其子子光從容顧語曰彥國復何為自貽伊戚

八達光逸字孟祖以世難避亂渡江依胡毋輔之初至

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車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

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頭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

達晉書

江東步兵張季鷹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荅曰使我

世說

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拈酒不識寄載賀司空入洛赴命為太孫舍人經吳閭門在船中彈琴張季鷹本不相識先在金閨亭聞弦甚清下船就賀因共語便大相知說問賀卿欲何之賀曰入洛赴命正爾進路張曰吾亦有事北京因路寄載便與賀

同發初不告家家追問迺知上

金貂換酒阮孚字遙集渡江為安東參軍被髮飲酒不以王務嬰心時元帝既用申韓以救世而率之徒未能無也雖然不以事任處之乎端拱嘯詠以樂當年嘗以金貂換酒為所司彈劾帝宥之上

露醜王導與周顛及朝士詣尚書紀瞻觀伎瞻有愛妾能為新聲顛於衆中欲通其妾露其醜穢顛無怍色有奏免顛官詔特原之鄧粲晉紀

方外司馬謝奕字無奕與桓温善温辟為安西司馬猶推布衣好在温坐岸憤笑詠無異常日桓温曰我方外司馬奕每因酒無復朝廷禮常逼温飲温走入南康主

門避之主曰君若無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奔遂攜酒  
就聽事引溫一兵帥共飲曰失亦老兵得亦老兵亦何  
所在溫不之責書

游肆劉尹云孫承公狂士少誕任不羈家於會稽性好  
山水及求鄞縣遺心細務縱意游肆名阜勝川靡不歷  
覽每至一處賞翫累日或回至半路却返中興書

白羊肉美羅友作荊州從事桓溫為王洽集別友進坐  
良久辭出溫曰卿向欲咨事何以便去荅曰友聞白羊  
肉美一生未嘗得喫故冒求前耳無事可咨今已飽不

復須駐了無慚色世說

乘醉吊王忱字元達性任達不拘末年尤嗜酒一飲連

月不醒或裸體而奔每嘆三日不飲便覺形神不相親  
婦父常有慘怛乘醉吊之婦父慟哭忱與賓客十許人  
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統之三匝而出其所行多此類晉書  
自娛謝安愛好聲律暮功之慘不廢妓樂衣冠效之遂  
以成俗王坦之非而苦諫之安遺坦之書曰知君思相  
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復以  
自娛耳若絜軌跡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常謂君  
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豪上邪故知莫逆未易為人坦  
之荅曰具君雅旨此是誠心而行獨徃之美然恐非大  
雅中庸之謂吾子少立德行體議淹允加以令地優游  
自居僉曰之談咸以清遠相許至於此事實有疑焉公

私二三莫見其可以此為濠上悟之者得無鮮乎且天下之寶故為天下所惜天下之非何為不可以天下為心乎想君幸復三思書往反數四安竟不從坦之安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傳安稱名士王孝伯恭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為情死王長史原登茅山大慟哭曰琅邪王伯輿終當為情死

酒肆挽歌文帝嘗召顏延之傳詔顏日尋覓不值文帝曰但酒店中求之自當得也傳詔依旨訪覓果見延之

在酒肆裸身自挽歌了不應對他日醉醒乃往謝綽宋拾遺錄游行經旬謝靈運以文帝不甚任遇意不平多稱疾不朝直穿池植援種竹樹重驅課公役無復期度出郭游行戒一百六七十里經旬不歸既無表聞又不請急賜假東歸與族弟惠連何長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為山澤之游時人謂之四友靈運因祖父之資生業甚厚奴僮既衆門生數百鑿山浚湖功役無已尋山涉嶺必造幽峻巖嶂數十重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山去其後齒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驚駭謂為山賊知是靈運乃安宋書

好獵王僧達為宣城太守性好游獵而山郡無事僧達肆意馳騁或五日三日方歸受辭辯訟多在獵所人或逢不識問府君所在僧達且曰在連南史

循寄滄洲袁粲領丹陽尹愛好虛遠雖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獨步園林詩酒自適家居負郭每杖策逍遙當其意得悠然忘返嘗步歷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被知顧到門求進粲曰昨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嘗作五言詩訪迹雖乃滄洲蓋其志也

士何點字子皙容貌方雅真素通美不以門戶不入城府性率到好狎人物遨游人間不眷不

帶以人地並高無所與屈大言蹠踞公卿敬下或乘柴專躡草屨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故世論以點為孝隱士弟胤為小隱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稱重其通號曰游俠處士上

**事外相期**王裕之字敬弘為臨川王道規諮議參軍時府主簿宋協亦有高趨道規竝以事外相期嘗共酣飲敬弘因醉失禮為外司所白道規即便引還重申初謙左右嘗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辨着青紋袴襪飾以朱粉女適尚書僕射何尚之弟述之敬弘嘗往何氏看女遇尚之不在因寄齋中卧俄頃尚之還敬弘還使二婦女守閤不聽尚之入云正熱不堪相見君可且去尚之於

是移於他室尚

閉車新婦曹景宗字子震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  
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為人自是尚勝每作書字  
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出行常欲褰車帷慢左  
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  
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  
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麇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餓  
食其肉甜如其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  
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  
開車慢小人輒言不可開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  
邑使人無氣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雉逐

除遍往人家乞酒食

梁書

三騶對飲謝幾鄉會意便行不拘朝憲嘗預樂遊苑晏  
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  
飲時觀者如堵幾鄉處之自若後以在省署夜著犢鼻  
褌與門主登閣道飲酒酣嘖為有司糾奏坐免官居宅  
在白楊石井朝中交好者載酒從之賓客滿坐時左丞  
庾仲容亦免歸二人意志相得並肆情誕縱或乘露卓  
歷遊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上  
肆意酣衡山縣侯蕭恭性尚華侈而尤好賓友酣晏終  
辰坐客滿筵言談不倦時元帝居蕃頗事聲譽動心著  
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

天中記 卷二十九  
不好懽與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  
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  
水肆意酣歌也南史

蓬室草筵胡叟字倫許自涼歸魏賜爵始復男家於密  
雲蓬室草筵惟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我此生  
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尋歸家不治產業常  
苦飢貧然不以為耻養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  
之門恒乘一犂牛敝帚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斗飲  
噉醉飽便盛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  
如也魏書

放達常醉李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物務干懷唯以聲

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関心園庭羅種果藥  
親朋尋詣必留連宴賞每挾彈攜壺遊敖里閭每言寧  
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  
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臺閣  
其子騫聞之請饋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  
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北齊

不披故紙韓晉明執子也有狹氣諸勳貴子孫中最留  
心學問好酒誕縱招引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朝廷處之貴要之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  
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返披故紙乎北齊傳九

車輪括頸高季式字子通豪率好酒又恃舉家勳功不

拘檢節與光州刺史李元忠生平遊款在濟州夜飲憶  
 元忠開城門令左右乘驛馬持一壺酒往光州歡之朝  
 廷知而容之黃門郎司馬消難左僕射子如之子又是  
 神武壻勢盛當時因退食暇尋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  
 茲閑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  
 請出終不見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又  
 更索一車輪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  
 方俱脫車輪更留一宿及消難出方具言之北史  
 引客為歡李孝基字元操仕齊為給事中隋初以字行  
 為蒙州刺史不復留意於文筆人問其故慨然嘆曰五  
 十之年倏然而過鬢垂素髮筋已衰宦情文意一時盡

矣悲夫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對酒終日為歡北史  
 不須名位劉含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  
 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

免

行樂後期韓朝宗會為山南採訪使謂孟浩然深閑詩  
 律真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  
 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  
 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不可乎浩然曰僕已飲矣身行樂  
 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王士源浩

四明狂客賀知章晚年尤加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  
 狂客又稱秘書外監遨遊里巷醉後屬詞動成卷軸文



不加點咸有可觀又善草隸書好事者供有棧翰每紙不過數十字共傳寶之唐舊

浪迹江湖李白待詔翰林與飲徒醉於酒肆玄宗有

感欲造樂府新詞亟召白白已卧於肆中矣召入以水

洒面即令秉筆頃之成十余首帝頗加之嘗沉醉令高

士力脫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終日沉飲侍御史崔

宗之謫官金陵與白詩酒相歡嘗月夜乘舟採石達金

陵白衣宮錦袍於舟中顧瞻笑傲旁若無人唐世白酷

好酒知章因解金龜換酒與傾盡醉期不間日

釣鰲客李白開元中謁宰相封一版上題曰海上釣鰲

客李白宰相問曰先生臨滄海釣巨鰲以何為釣線曰

以風浪逸其情乾坤縱其志虹蜺為絲明月為鈎又曰

何物為餌曰以天下無義氣丈夫為餌時相竦然撫張

祐嘗謁李紳自稱釣巨鰲客李盛怒因詰之曰以何為

竿曰以虹為竿問以何為鈎曰以月為鈎又問以何為

餌曰以短李相為餌紳默然厚贈之疑即一事

跨馬入市杜佑字君卿在維揚日嘗語賓幕曰我致政

後著一籠布襪衫跨小馬入市看盤伶僂足矣後致

政果如其言諫官疏言三公不合入市公曰此自無意

正欲爾

酒器填懷裴鈞僕射鎮襄州大安巡官裴弘泰後至鈞

不悅紅泰曰請在座銀器盡酌酒滿之隨飲以賜弘泰

可乎鈞許之遂揭座上小爵至觥船凡飲皆竭隨即填  
于懷有銀海受一斗以上以手捧而飲盡踏其海捲抱  
之索馬而去鈞使人視弘泰方箕踞而坐秤所得銀器  
二百餘兩不覺大笑乾牒子

敗案後唐馬郁事武莊宗禮遇甚厚累官至秘書監  
監軍張承業權貴任事與賓僚宴集出玳瑁陳列於前  
容無敢先嘗者當郁前者食之必盡承業私戒主者曰  
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知不可啖異日  
鞞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為公易之勿敗  
吾案其俊率如此續世

唱晚歌入何承裕韶州曲江人有逸才為小詞尤工與

陶穀素不叶周世宗欲以為知制誥穀奏沮之遂已何  
知之及陶之判銓一旦方偃息何自外抗聲唱挽歌而  
入陶甚驚駭承裕曰尚書豈長生不死者耶幸甚無恙  
聞其一兩曲又何妨陶無以抗及知商州有舉人投卷  
初甚欣慰及覽其詩有日暮猿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  
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對屬未切奉為改之何不云曉來  
犬吠張三婦日暮猿啼旅思悽舉人大慙而去五代史補  
跨牛趨府何承裕晉天福末舉進士有清才而嗜酒狂  
逸為整屋咸陽二縣令醉則露首跨牛趨府府尹王彥  
以其名士而容之然為治清而不煩民頗安焉每覽  
牒訴必戲判以喻曲直訴者多心伏引去往往召豪吏

接坐引滿吏因醉挾私白事承裕悟之笑曰此見罔也

當受杖杖訖復召與飲其無檢多類此朱文苑趙隣幾傳

三絕馮吉字惟一道子也性滑稽無操行周顯德中為

太常少卿頗不得意以杯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

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

其俊逸謂之三絕上

風月主人歐陽彬孟景以為嘉州刺史喜曰青山綠水

中為二千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嘉哉蜀檮

獨存何樂范純仁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

在世間物假如下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

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輕詆

畫劉表嘗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彌衡衡嗤之言

如是為欲使孫策帳下見讀之邪將使張子布見乎與畧

表嘗作上事極以為快衡見之便滅按地曰作此筆者

為食飯不別傳

欲作老吏管寧少便恬靜常笑邴原華歆有仕宦意及

華為司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

榮之耳

支語王太尉問眉子玄汝叔澄名士何以不相推重眉

子曰何有名士終日妄語世說

何處活阮裕聞何克為宰相嘆曰我當何處生活語林

入中市井表貞為監軍時范玄平汴為吏部尚書大坐  
 語袁卿此還不失為護軍袁曰卿何事人中作市井  
 聚溷謝幼輿謂周顛曰卿類社樹遠望之峨峨拂青天  
 就而視之其根則群狐所託下聚溷而已荅曰枝條拂  
 青天不以為高群狐亂其下不以為濁聚溷之穢卿之  
 所保何足自稱世說

論議更克王右軍與王敬仁許玄度並善二人亡後右  
 軍為論議更克孔巖誠之曰明府昔與王許周旋有情  
 及逝沒之後無慎終之好民所不取右軍甚愧  
 非吏非隱孫興公綽少與許詢俱有高尚之志嘗歸山  
 濤而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更非吏隱非隱若以元禮

門為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晉書

**怪鳥**孫盛字安國與桓温供伐蜀還與温綫而辭肯放  
 蕩稱川遠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  
 鷂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為怪鳥上

符朗初過江吏部郎王忱與兄國寶命駕請之沙門法  
 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面人心又一  
 人面狗心者是邪忱醜而才國寶美而狠故也秦書

**虎狔虎犢**王右軍在南丞相與書每歎子姪不令云虎  
 狔虎犢還其所如

**作面向人**褚太傅南下孫長樂於船中視之言次及劉  
 真長死孫流涕因諷詠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褚大怒

曰真長平生何嘗相比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

標同伐謝鎮西書與殷揚州為真長求會稽殷荅曰真

長標同伐異俠之大者常謂使君降階為甚乃復為之

驅馳邪

比肩何辱袁虎伏滔同在桓公府桓公每遊燕輒命袁

伏袁甚耻之恒歎曰公之厚意未足以榮國士與伏滔

比肩亦何辱如之

何物真豬孫綽作列仙高立子贊曰所物何物殆非真

豬儻遇風雲為我龍攄時人多以為能王藍田語人云

近見孫家兒作文道何物真豬也

宿言款雜孫長樂兄弟就謝公宿言至款雜劉夫人在

壁後聽之具聞其語謝公明日還問昨客何似劉對曰

亡兄門未有如此賓客謝深有愧色

世說

塵垢囊王中郎與林公絕不相得王謂林公詭辨林公

道王云箸臙顏恰繪布罩衣披左傳逐鄭康成車後問

是何物塵垢囊

上

東教王比中郎不為林公所知乃箸論沙門不得為高

士論大畧云高士必在於縱心調暢沙門雖云俗外友

更束於教非情性自得之謂也

失鷹師王興道謂謝望蔡霍霍如失鷹師

上和之也

狗放無處王僧達性好鷹犬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

宅設八關齋大集朝士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郎且放

鷹犬勿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

還尚之失色史南

去復還何尚之在家常著鹿皮帽及拜開府天子臨軒

百僚倍位沈慶之於殿庭戲之曰今日何不著鹿皮冠

慶之累辭爵命朝廷敦勸甚苦尚之謂曰主上虛懷側

席詎宜固辭慶之曰沈公不效何公去而復還也尚之

有愧色上

終後無繼孟顛嘗就徐羨之因叙關洛中事顛歎劉穆

之終後更無繼者王弘亦在甚不平曰昔魏朝酷重張

郃謂不可一日無之及郃死何關興廢顛不悅衆賓笑

而釋之史南

顏公顏延之嘗與何偃同從上南郊於路中遙呼延之

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惟之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

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為公偃羞而退史南

委巷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巷

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

劇言苦句何長瑜為臨川王義慶參軍嘗于江陵寄書

與宗人何勗以韻語序義慶州府僚佐陸展等而輕薄

少年遂演而廣之凡厥人士並為題目皆加劇言苦句

其文流行又慶大怒除為增城令宋書謝靈運傳

賣素劉司徒褚彥回送湘州刺史王僧虔閣道壞墜水

僕射王儉嘗驚跳下車謝超宗拊掌笑戲曰落水三公

墜車僕射彥回出水濡濕狼籍超宗先在僧虔舫抗聲曰有夫道焉天所不容地所不受投昇河伯河伯不受彥回大怒曰寒士不遜超宗曰不能賣素劉得富貴焉免寒士前後言諂稍布胡野南史

羞面見人劉祥字顯徵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鄣日祥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扇鄣何益淵曰寒士不遜祥曰不能設

得免寒士永明中作連珠有以啓上者令酒無度言語闌逸非可稱紙墨上敕曰卿分非屈何意輕肆口噉詆目朝士造席立我為口實諠議朝廷不避尊賤肆口極辭彰

暴物聽近見卿影連珠寄意悖慢彌不可長齊書

佞人周旋大明時皇太子冠上臨宴東宮與頰師伯柳元景沈慶之等並擣搗愍孫勸師伯酒師伯不飲愍孫因相裁辱曰不能與佞人周旋師伯見寵於上上常嫌愍孫以寒素陵之因此發怒曰袁濯兒不逢朕員外郎未可得也而敢寒士遇物將手刃之命引下席愍孫色不變沈柳並起謝久之得釋南史

洗黃閣張暢以陷南譙王義宣見原孝武宴朝陽暢亦在坐何偃因醉曰張暢故是奇才同義宣作賊亦能無咎非才何以致此暢乃厲聲曰太初之時誰黃其閣帝曰何事相苦初元凶時偃父尚之為元凶司空義師至

新林門生皆逃尚之父子與婢妾共洗黃閣故暢譏之  
華林勳閣張敬兒拜開府儀同王敬則戲之呼為褚彥  
回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勳閣也敬則甚

恨焉南史

神滅范鎮字子真不信因果著神滅論出朝野誼譁子  
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太原王琰乃著論譏鎮曰嗚呼  
范子魯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鎮後對鎮又對曰  
嗚呼王子知其先祖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其  
險詣皆此類也上

領軍面常粲字長倩為右衛率領直頗擅權誣倨不為  
沂平右嶺朱異嘗於酒席厲色謂粲曰卿何得色

作領軍面向人初常黥為太僕卿而兄子粲為左衛率  
黥以常怏怏謂人曰常粲已落驛驕前朝廷是能育才  
不識者頗以此調之

鬼名柳津字元舉慶遠子也雖乏風華性甚強直人或  
勸之聚書津曰吾常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耶  
衡定張纘字伯緒負其才氣無所與讓定襄侯祗無學  
術頗有文性與兄衡山侯恭俱為皇太子愛賞時纘從  
兄謚聿並不學問性又凡愚恭祗嘗預東宮盛集太子  
戲纘曰夫人謚聿皆何在纘從容曰纘有謚聿亦殿下  
之衡定太子色慙或云纘從兄聿及弼愚短湘東王在  
坐問纘曰夫人二從聿弼藝業何如纘曰下官從弟雖



並無多猶賢殿下之有衡定舉坐愕然史南

脫衣胡叟於高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粲被服華

靡安貧老衣褐粲頗忽之叟謂之曰老子今若相許脫

體上袴褶衣帽君欲作何計也譏其惟假盛服粲惕然

失色書

精騎麻卒孫舉字彥舉學淺行薄邢邵嘗謂曰卿更須

讀書孫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數萬舉嘗服棘刺

凡李諧周之曰卿應自足何假外求坐者皆笑史北

雄狐畢義雲家富于時恣情驕侈閨門穢雜聲偏朝野

為郎時與左丞宋游道因公事忿競游道廷辱之云雄

狐之詩千載為汝義雲一無所答

師公徐之才父雄祖成伯並善醫術世傳其業祖孝微

戲之呼為師公之才曰既為汝師復為汝公在三之義

頓居其兩之才嘗以劇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面似小

家方相之才答曰若爾便是卿之葵具談

稱文名徐之才聰辨強識亦好劇談李諧於廣坐因稱

其父名曰卿嗜熊白生否之才曰平耳又曰卿此言於

理平否諧遽出避之道逢其甥高德正德正曰舅頰色

何不悅諧告之故德正徑造坐席連索熊白之才謂坐

者曰箇人諦底衆莫知之才曰生不為人所知死不為

人所諱此何足問唐邕白建方貴時人言云并州赫赫

唐與白之才蔑之元日對邕為諸令史祝曰見卿等位

當作唐白又以小史好嚼筆故嘗執管就元文遙口曰借君齒其不遜如此比齊書

嗤玩魏收叔季景有文學歷官著名並在收前然收常

所欺忽季景收初赴并頓立李庶者故大司農諧之子

也以華辨見稱曾謂收曰霸朝便有二魏收率爾曰以

從叔見比便是邪輸之比卿邪輸者故尚書令陳留公

繼伯之子愚癡有名好自入市肆高價買物商賈共所

嗤翫收忽以季景方之不遜例多如此比史

詭異祖孝徵疑所乘老馬自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妾

通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璉疑嘗於衆中嘲璉

曰卿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十歲猶號騮駒姦耳順上稱

娘子于時喧然傳之

鳴吠聒耳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

枯樹賦以示於衆後無敢言者時温子昇作韓陵山寺

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

有韓陵山一斤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其

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朝野僉載

疥駱駝劉晝字孔昭制一首賦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乃歎儒者勞而寡功曾以賦呈魏收而不拜收忿之謂

曰賦名六合已是太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

文晝不忿又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

伏而無媵媚書常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言使我

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此

書奏成隙何妥字棲鳳性勁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蘇

威時兼五取上親重之威先嘗隱武功妥奏云今當官

之人不度德量力既無呂望傳說之能自負傳巖滑水

之氣不慮憂深責重惟畏聰領不多書奏威大銜之二

年威定考文學妥更相訶詆威勃然曰無何妥不慮無

博士妥應聲曰無蘇威亦何憂無執事於是與有隙隋

俄櫻桃賦蕭穎士李林甫採其名欲拔用之乃召見時

穎士寓廣陵居母喪即縗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

事省林甫素不識遽見縗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

忿乃為伐櫻桃賦以刺林甫云擢無庸之瑣質蒙本枝

而自此泊群林而非據專朝廷之右也雖先寢之或蘆

豈和羹之正味其任率不遜皆此類也唐穎士開元二

十三年及第恃才傲物曼無與比常自攜一壺逐勝郊

野偶憇於逆旅獨酌獨吟會有風雨暴至有紫衣老人

領一小僮避雨於此穎士見之散冗頗肆陵侮遂巡風

定雨霽車馬至至老人上馬呵殿而去穎士倉忙覘之

左右曰吏部王尚書上穎士常造門未之面極驚愕明

日具長牋造門謝丘命引至廡下坐責之且曰所恨與

子非親屬常庭訓之耳頃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

止於一第乎穎士終揚州功曹

妄貶李詳字審已有才華膽氣故蕩不羈解褐鹽亭尉

詳在鹽亭因考為錄事參軍所擠詳謂刺史曰錄事恃  
糾曹之權當要害之地為其妄褒貶耳若使詳秉筆亦  
有其詞刺史曰公試論錄事考狀遂授筆詳即書錄事  
考曰怯斷大按好句小稽自隱不清言他總濁階前兩  
兢鬪惘方休獄裏囚徒非赦不出天下以為談笑之最

馬御史

聰明過人韓十八愈直是太輕薄謂李二十六程曰其  
與丞相崔大群同年往還直是聰明過人李曰何處是  
過人者韓曰共愈往還二十餘年不曾共說著文章此  
豈不是敏慧過人也

契不潔太遲韓愈初貶之制舍人席夔謂之詞曰早登

科第亦有聲名席既物故友人多言曰席無令子弟豈  
有病陰毒傷寒而與不潔契耶韓曰席十八契不潔太  
遲人問之曰何也曰出語不是蓋忿其責辭云亦有聲

名耳劉賓客

鬼錄裴勛容貌么麼而性尤率易慈恩寺連接曲江及  
京輦諸境每歲新得第者畢列姓名于此勛常與親識  
游見其父及諸家榜率多物故謂人曰此皆鬼錄也王  
牛不勝載唐進士曹唐遊仙詩才情縹緲岳陽字李遠  
每吟其詩而思其人一日曹往謁之李倒屣而迎曹儀  
曾充備李戲之曰昔者未見標儀將謂可乘鸞鶴此際  
拜見安知壯水牛亦恐不勝其載時人聞而笑之北嘉

此嘉

中書將軍宣宗愛唱菩薩蠻詞狐楚假温庭筠新撰密  
進之戒令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踈之温亦有言云中  
書內坐將軍譏相國無學也北夢瑣言

俗傳謗大中中孝太尉三貶至朱崖時在兩制者皆為  
擬制徃徃有俗傳之制云蛇用兩頭狐搖九尾鼻不正  
而身其正眼既斜而心亦斜此仇家謗也南唐新書

短諸葛薛能會昌間進士自負過高從事西川日每短  
諸葛功業為詩曰陣圖誰許可廟貌我椰榆又云焚却  
蜀書宜不讀武侯無可律吾身譏李白曰我生若在開  
元日爭遣名為李翰林又曰李白終無取陶潛固不刊  
自題其集云詩源何代失澄清四方聯絡盡蛙聲

子弟三變咸通中荊州書生號唐五經學識精博常謂  
人曰不肖子弟有三變第一變為蝗蟲謂鬻菘而食也

第二變為蠹魚謂鬻書而食也第三變為大鼯謂賣奴  
婢而食也三食之輩何代無之北夢瑣言

同年大榮張曙與杜荀鶴同年嘗醉中譔荀鶴曰杜卜  
五公大榮荀鶴曰何榮曙曰與張五十郎同年爭不榮

荀鶴應聲答曰是公榮小子爭得榮曙笑曰何也荀鶴  
曰天下祇知有杜荀鶴阿沒處知有張五十郎言

誇頭角李山甫咸通中不第後流落河朔為樂彦禎從  
事多怨朝廷之執政嘗有詩云勸君不用誇頭夢裏羸

輸惣未真南唐新書

冊砂丸光啓中蔣嶠以冊砂授善和常中令張鷟吳人  
有文而不貧或刺之曰張鷟只消千馱絹蔣嶠唯用一  
丸冊言撫

賈鐵嘴漢賈緯文筆未能過人而議論剛強儕類不平  
之目之為賈鐵嘴受詔脩高祖實錄誣桑維翰身沒之  
日有白金八千錠又以所撰日曆示監修王峻皆媒孽  
豆貞固蘇禹珪之短歷詆朝士之先達者峻與之謂同  
列曰賈給事家有子亦要門閥無玷今滿朝前曹非毀  
教士子何以違身乃於太祖前言之出為平盧行軍司  
馬續世說

笑端禮部尚書崔貽孫年過八十求進不休曩宰之資

素有貯積性好于人喜得小惠左降之後二子爭財直  
其醫藥咸不供侍書責其子曰生有明君真宰死有天

曹地府無老朽豈放爾耶為縉紳之笑端北齊書

藝如襪線韓昭仕王蜀至禮部尚書文思殿大學士粗  
有文章至於琴棋書畫射法悉皆涉獵以此承恩於後

主有朝士李台嘏曰韓八座事藝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時人驢之言昭字德華長安人衍北巡以為文思殿學

士京城留守判官李台嘏云韓公九事如僧剃髮無有

寸長蜀史

真穢宋齊丘自署碑碣每求韓熙載寫之熙載以紙塞

鼻或問之對曰文臭而穢南唐書

六口已

王孟盛穢孫晟初名鳳又名忌與馮延巳並相元宗晟  
輕延巳為人嘗曰金碗玉盃而盛狗屎可乎唐南忌鄙延  
巳謂人曰五卮象甌盛穢鷄樹鳳池棲集梟翟遂

相江南野史

落韻詩唐介為臺官時言文潞公燈籠錦獻張貴妃事  
上怒甚謫春州李承之送以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  
名千古重如山並遊英俊頽何厚未死奸諛骨已寒之  
句後介用潞公薦官於朝廷無所言承之以書從介索  
所送詩介無以報取詩還之曰我固不用落韻詩也以  
山寒二字韻不同故云邵氏開  
不可遂請劉貢父為給事中時學士鄭宏中穆表請致

仕狀過門下省劉謂同舍曰宏中請致仕為年若干也  
荅者曰鄭年七十三矣劉遽云慎不可遂其請問曰何  
故也劉曰且留取伴八十四底時潞公年八十四再起

或云潞公聞之甚不憚明道雜志

眉飛揚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斷壞若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心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子瞻遽  
言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猛士兮守鼻梁坐中大噱  
貢父默然無言但感愴而已事林廣記

父子雜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  
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  
兵渡滹沱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羨汗朝衣家人小

過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  
荆公父子也集 垂王

信物一角司馬溫公薨時程正叔以臆說歛之正如封

角狀東坡嫉其怪妄因怒詆曰此其信物一角附上聞

羅大王者耶簡 萬吳堯卿為高駢知揚州兼摧糶使盜用

鹽鐵錢六十萬緡及廣陵城陷軍人識者堯卿咸請喏

之夜堯卿以他服而遁至楚州遇變為仇人所殺棄屍

衢中其妻以紙絮葺棺歛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

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

時人以為笑端廣陵妖 亂志

謬誤

誤造劉臻字宣擊性恍惚耽悅經事世事多所遺忘時

有劉訥者與臻俱為儀同臻住城南訥住城東臻嘗欲

尋訥謂從者汝知劉儀同家乎從者不知尋訥謂臻還

家咨曰知於是引之而去既扣門臻尚未悟謂至訥家

乃據鞍大呼曰劉儀同可出矣其子迎門臻驚謂曰汝

亦來耶其子咨曰此是大人家於是顧盼久之乃悟因

從者曰汝大無意吾欲造劉訥耳史北

霜失馬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

伐乘赤馬旦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候為求不

得須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馬尚在史北

吳稱郗昂與常陟交善因話國朝宰相誰最無德昂誤



言  
常安石也已為驚走而去逢吉温於街中温問何  
蒼惶如此答曰適與常尚書話國朝宰相最無德者  
本欲言吉頊誤言常安石既言又鞭馬而走抵房相之  
第培執手慰問之後以房融為對昂有時稱忽一日犯  
三人舉朝嗟嘆常陟遂與之絕國史補  
熱風貞元中給事中鄭雲逵與國醫王彥伯隣居嘗有  
蕭俛求醫誤造雲逵雲逵為診之曰熱風頗甚又請藥  
方雲逵曰藥方即不如東家王供奉俛既覺失錯驚遽  
趨出是時京師有乖儀者曰熱風而已  
縣官不和裴子羽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  
氣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吏人竊竊謂曰縣官甚不和

長官稱兩贊府即道晴贊府稱晴長官即道雨終日如  
此不和封氏見聞

以姓相弄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  
縣令婦姓伍他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  
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漆縣令婦  
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  
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漆以吾姓伍故  
相弄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令大笑曰人  
各有姓何如此復令其婦出封氏見聞  
想夫憐唐司空于頔以樂曲有想夫憐其名不雅將改  
之客有笑曰南朝相府曾有瑞蓮故歌為相府蓮自是

後人語訛乃不改國史補

下馬陵舊說董仲舒墓門人至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今荆襄之人呼提為提留絳之人呼釜為付皆訛謬所習也上

方口尖口唐之進士有姓單者就試有司司誤考為單生訴曰雖側陋宗然姓氏不欲為人所轉易乞改正之有司曰方口尖口亦何足辨單生曰若不足辨則台州

吳兗縣改作呂州矣兗縣可乎主司無以應善譚集馬皇載穀有一野廟中繪后稷母踐巨人跡及生稷棄之及岐嶷種樹長乞穀種於神農神農使馬皇載穀種

賜之乃畫水蛭無數謂馬皇也水蛭一名馬皇爾雅翼一字王陳州城外有厄臺寺乃夫子絕糧之地今其中

有一字王佛云是孔子像舊榜文宣王因風雨洗剝但存一王字而什子附會為一字王佛也其侍者冠服猶是顏淵之狀如杜甫之作十姨天下如是者並不可勝

數鷄助五撮鬚温州有土地杜十姨無夫五撮鬚相公無婦州人迎杜十姨以配五撮鬚合為一廟問杜十姨為誰曰

杜拾遺也五撮鬚為誰曰五子胥也席上高談南中有一泉多有桂葉流出因名流桂泉後乃立屋其上為漢祖廟而祠之又有胥廟者其像分其鬚謂之五髭鬚並有靈

應也國史補江陵有村民事伍子胥神誤呼五髭鬚乃書

五丈夫皆祝呼之祭云一髭鬚二髭鬚至五髭鬚此  
牛王有自中原來者北方有牛王廟百牛於壁而牛王  
居其中間牛王為何人乃冉伯牛也伯牛乃為牛王齊  
交甫解珮襄州漢高祖廟本為交甫解珮於漢之義今  
為高祖悞也傳

流桂泉河南廣武山有流桂泉史思明於其上立漢高  
廟上

陰平路文州有橋曰陰平淳熙初有為郡守者大書立  
石於橋下曰鄧艾取蜀路過者笑之老學

惡發殿錢王名其居曰握髮殿吳音握惡相亂錢塘人  
遂謂其處曰此大王惡發殿也上

彭郎小姑江南有大小山巋然獨立而世俗轉孤為姑  
江側有一石磯謂之澎澎磯遂轉為彭郎磯云彭郎小  
姑婿也小孤山廟像一婦人勅額為聖母廟西京龍門  
山夾伊水上有湍關望之如雙闕故謂之關塞而山口  
有廟謂之關口廟其像甚勇手持刀按膝而坐曰豁口  
大王歸

說險

任狀曹操與孔融既積嫌忌而郗慮復構成其罪遂令  
路粹任狀奏融曰融昔在北海見王室不靜而招合徒  
眾欲規不執云我大聖之後而見滅於宋有天下者何  
必卯金刀又融為九列不遵朝議禿巾微行唐突宮掖

又前與白衣禰衡跌蕩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  
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於壁如寄物  
瓶中出則離矣既而與衡更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  
死融答曰顏回復生大逆不道宜極重誅書奏下獄棄  
市後漢書

清絜王道種會為司馬大將軍兄弟所暱聞嵇康名而  
造焉會名公子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  
箕踞而鍛會至不為之禮魏氏春秋移時不交一言鍾起去  
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鍾曰聞所聞而來見所  
見而去世說康與東平呂安親善安罹事康詣獄以明之  
鍾會庭論康曰今皇道開明四海風靡邇鄰無詭隨之

民街巷無異口之議而康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輕  
時傲世不為物用無益於今有敗於俗昔太公誅華士  
孔子戮少正卯以其負才亂群惑眾也今不誅康無以  
清絜王道於是錄康上

趣舍不同成都王穎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  
噴門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  
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諛構日至  
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致穎乃使牽秀斬  
機軍士莫不汜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本平地尺雪  
別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雲見害三  
族無遺于寶晉紀

不宜酒色老武甚親敬王國王雅雅薦王珣於帝帝欲見之嘗夜與國寶及雅相對帝微有酒色令與珣垂至已聞卒傳聲國寶自知才出珣下恐傾奪其寵因曰王珣當今名流陛下不宜有酒色見之自可別詔召也帝然其言心以為忠遂不見珣世說

屏人論事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它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自陳讒言以息上

因輕見詭謝朓輕江柘為人柘常詣朓朓因言有一詩

呼左右取既而便停柘問其故云定復不急柘以為輕已後柘及弟祀劉渢劉晏俱候朓朓謂柘曰可謂帶二江之雙流以嘲弄之柘轉不堪至是構而害之信終謂門賓曰寄語沈公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史

老愛泉石徐摛梁武帝問以經史百家未論釋教摛商鯁縱橫應心如響帝加歎異寵遇日隆朱异不悅謂所親由徐摛出入兩宮漸來見逼我須早為之所遂乘間白帝曰摛年老又愛泉石意在一郡帝謂摛欲之乃召摛曰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並經為之卿為我臨此郡遂出為新安太守上

豐水皇道武寵待李順政無巨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

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  
頗有悖言恐順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  
不聞又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右涼州詔追之順受  
蒙遜金聽殺之浩密言於帝帝未之太延五年議征涼  
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宜征帝從  
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書頗嫌順後謂浩  
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  
殺曇無讖益嫌之後以差群臣爵位頗受納品第不平  
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  
死後數年其從父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  
誅帝怒甚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語意亦未至此

田浩逐殺卿從兄此浩構李順事互見夢部

彭城王勰有功於國尚書令高肇性兇復其兄女  
入為夫人順皇后崩帝欲以為后勰固執以為不可肇  
憾之引魏偃高祖珍證其逆謀永平信之召勰宴于禁  
中醜殺之云過醉而薨魏妃李氏司空中之女也號哭  
曰高肇枉害忠良如使天道有靈汝亦行當如我及肇  
誅復於此室論者知有報應焉書  
構罪殄滅高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  
以結婚姻不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  
刺史元晏請託不遂並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  
滅論者謂有報應焉史

治葛諸葛穎煬帝所親倖出入卧内帝每賜之曲宴輒與皇后嬪御連席共榻穎因間隙多所譖毀時人謂之治葛齊世說

軍無綱紀李靖破突厥禽頡利温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竒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貴重未幾太宗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悟公勿以為

懷舊唐

行伊霍事太宗自遼東還發定州在道不康劄洎與中書令馬周入謁洎周出褚遂良傳問起居洎泣曰聖體患臆極可憂懼遂良誣奏曰洎云國家之事不足慮正當傳少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然定矣

太宗疾愈詔問其故洎以實對又引馬周以自明周對與洎同遂良又執證不已乃賜洎自盡唐舊

宗廟深憂許敬宗既助立武后遂謀陷長孫無忌遣人上封事稱監察御史李巢與無忌交通謀反帝令敬宗鞠之敬宗云無忌與先朝謀取天下衆人服其智作宰相三十年百姓畏其威攘袂一呼嘯命同惡必為宗廟深憂又引漢文帝薄昭事帝听其說流黔州敬宗又遣大理正袁公瑜就黔州重鞠無忌反狀公瑜逼無忌令自縊本傳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固執不可后立左遷遂良為潭州都督轉桂州都督許敬宗李義府奏言長孫無忌所構逆謀並遂良扇動本傳又希皇后之旨

奏遂良潛謀不軌以桂州用武之地故授遂良桂州刺

史實以為外援於是更貶為愛州刺史

韓瑗長孫無忌

褚遂良與江夏王道宗有宿怨誣與房遺愛善流義州

道病死無忌以吳王恪地親望高中外所向以遺愛事

諛終之以絕人望恪曰使社稷有靈無忌族滅遂良亦

諸殺劉洎陵高宗欲立武氏無忌遂良不從無忌貶黔

州自殺遂良貶愛州而卒

書內影寫錄事具新唐書

走遼寇唐宗室吳國公孝逸有破徐敬業之功時望益

重武承嗣深忌之使人誣告孝逸自云走遼寇免常在

月中月既近天合有天分則天以孝逸常有功減死配

徒儋州尋卒

續世說

召客擇人武后禁屠殺右拾遺張德生男三日私殺羊

會同僚補闕杜肅懷一飯上表告之明日太后對仗謂

德曰聞卿生男甚喜德拜謝太后曰何從得肉德叩頭

服罪太后曰朕禁屠宰吉凶不預然卿自今召客亦須

擇之出肅表示之肅大慙舉朝欲唾其面上

召弟叙舊嚴挺之為絳郡太守玄宗欲進用之李林甫

忌嫉召挺之弟損之至門叙故舊云當以子為員外郎

又云聖人待賢兄極深須作一計入京既見當有大用

令損之取絳郡一狀云有少風氣乞入京師就整林甫

持狀奏云挺之年高近患風氣且授與一閑官玄宗歎

咤久之林甫奏授員外詹事便令東京養疾



為請行盧杞忘張鑑名重道直無以陷之以方用兵西  
邊杞乃偽請行上固以為不可因薦鑑以中書侍郎為  
鳳翔隴右節度使鑑竟為亂兵所殺唐

佯寢至閣殿中侍御史鄭詹與張鑑善每伺杞晝眠輒  
詰鑑杞知之他日杞假寢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鑑語杞  
遂至鑑閣中詹趨避杞杞遽言密事鑑曰殿中鄭侍御  
在此杞佯愕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  
按詹郢獄未具而奏殺詹貶郢為驩州刺史鑑尋罷相  
出鎮鳳翔上

養俠上清者實參女奴也參流驩州没入家資名核庭  
後在德宗左右問曰實參之罪不止養俠刺燕亦甚大

有贓污前時納官銀器至多上清流涕曰參自御史中  
丞歷宰相首尾六年月入數十萬賞賜不知紀極迺者  
邠州所送納官銀器皆是恩賜當部錄日妾在邠州親  
見州縣希陸贄恩旨盡刮去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  
姓名誣為贓物伏乞下驗之於是宣索實參沒官銀器  
覆視其刮字處皆如清言時貞元十二年德宗又問養俠刺事  
上清曰本實無此悉是陸贄陷害使人為之德宗至是  
大悟因怒陸贄曰老僚奴我脫却伊綠衫便與紫看又  
常呼伊作陸九我任使實參方稱意次須教我枉殺却  
他及至權入伊手其為軟弱甚於泥團乃下詔雪實參  
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得恣行媒乘間攻之贄意受

天中記  
譴不回後上清特敕削丹書度為女道士終嫁為金忠  
義妻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世不敢傳說故此  
事絕無人知異聞

賜孝經李晟平朱泚之亂德宗覽收城露布曰臣已蕭  
清宮禁祇謁寢園鍾籥不移廟貌如故上感涕失聲左  
右六宮皆嗚咽露布乃于公異之辭也議者以朝廷捷  
書露布如無此者公異後為陸贄所忌誣以家行不謹  
賜孝經一卷故坎珂而終國史補人士惜其才惡贄之福

急焉唐舊

辨謗畧唐次無故貶斥久滯蠻荒孤心抑鬱乃采自古  
忠賢遭懼放逐雖至殺身而君猶不悟著書三篇謂之

辨謗畧上之德宗省之猶怒謂左右曰唐次乃方吾古  
之昏主憲宗即位召還累官至中書舍人憲宗因閱書  
禁中得次所上三篇善之謂學士沈傳師曰唐次所上  
辨謗書人君宜時觀覽朕疑編錄未盡命傳師廣為十  
卷號元和辨謗畧其序曰聖德先辨謗何由興續世  
結不逞李逢吉字虛舟天與姦回妬賢傷善結朝臣之  
不逞者造作謗言百端中傷裴度賴李紳常處厚殺解  
逢吉結王守澄澄言於敬宗誣紳曾請立深王為太子  
乃貶紳端州司馬朝士代逢吉鳴吠者張又新李續之  
張權輿劉棣楚李虞程昔範姜洽李仲言時號八關十  
六子又新等八人居要劇而胥附者又八人上

天中記  
揮汗族緝李逢吉惡李紳張又新李續之劉棲楚為之  
鷹犬同喉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  
及門門者止之云張補闕在相公齊內俄而又新揮汗  
而出旅揖群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  
憚之與續之等時號八關十六子續世  
合勢裴度有用兵伐叛之功皇甫鏘心疾之與李逢吉  
令狐楚合勢擠度出鎮大原崔群有公望為搢紳所重  
屢言時政之弊鏘惡之因議憲宗尊號乃奏曰昨群臣  
議上徽號崔群於陛下惜孝德兩字憲宗怒黜群為湖  
南觀察使唐韓愈至潮州上表帝感悔欲復用之鏘素  
忌愈直即奏言愈終狂踈可且內移乃改袁州刺史唐

感溺

負婦人齊桓公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妻姑姊妹七人  
負婦人而朝諸侯管仲告諸侯吾君背有疽創不得婦  
人創不衰愈論桓公宮中女市女七百國人非之管  
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于民也戰國策  
衣裝幡曼姬者陳大夫徵舒母也狀美好老而復壯者  
三三為王后論侯爭之莫不迷惑陳靈公與孔甯儀父  
皆通焉或衣其衣或裝其幡列女傳以戲於朝  
醜夫為殉秦宣太后愛魏醜夫太后病將死出令曰為  
我葬必以魏子為殉魏子患之庸芮為魏子說太后曰  
以死者為有知乎太后曰無知也曰若太后之神靈明

知死者之無知矣何為空以生所愛葬於無知之死人  
哉若死者有知先王積怒之日久矣太后救過不贍何  
暇乃私魏醜夫平太后曰善乃止戰國策  
下地叩頭晉劉寶字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修虔劉恥  
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  
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語林  
盪之墜床顏■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  
嘗湯延之墜床致損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  
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  
以壓延之延之懼墜地因病南史  
鸚鵡為后王鸚鵡東陽公主應閣婢也初公主有奴陳

天興鸚鵡養以為子而與之淫通鸚鵡天興並與元凶  
劭巫蠱事公主薨劭慮言語泄嫁與始興王濬府佐沈  
懷遠為妾後事世上驚惋即收鸚鵡家得劭濬手書皆  
咀咒巫蠱之言劭行弑逆既敗妻殷氏賜死於廷尉臨  
刑謂獄丞江恪曰汝家骨肉相殘何以枉殺天下無罪  
人格曰受拜皇后非罪而何殷氏曰此權時耳當以鸚  
鵡為后也懷遠坐納鸚鵡孝武徙之廣州兄懷文因此  
失調為治書侍御史南史鸚鵡娥如裏露紅鏡前眉  
樣自新宮稍教得似紅兒貌不嫁南朝沈待中北史  
衰暮畜伎張瓌字祖逸還吳後居室豪富伎妾盛房或  
有譏其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

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耳南史

明月入懷元魏孝武帝之在洛也從姊不嫁者三一日  
平原公主明月南陽王寶炬同產也二曰安德公主清  
河王懌女也三曰蒨蔡亦封公主帝內宴令諸婦人誦  
詩或誦鮑照樂府曰朱門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  
懷帝既以明月入關蒨蔡自縊宇文太使元氏諸王取

明月殺之本紀

殺婢葬代神武欲至洛陽京兆王昂弟仲景遂棄妻子  
追駕至長安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尔朱夫  
元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  
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

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  
葬以代焉後謀殺袁紇奴告周文帝周文依奏詔苦  
仲景一百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  
者詔重笞一百官爵盡陳仲景仍通焉後周文奏復官  
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北史

自得絕異琅邪公主名玉儀魏高陽王斌庶生妹也文  
襄遇諸途悅而納之遂被殊寵奏魏帝封焉文襄謂崔  
季舒曰尔由來為我求色不如我自得一絕異者崔遲  
必當造直諫我亦有以待之及遲諮事文襄不復假以  
顏色居三日遲懷刺墜之於前文襄問何用此為遲悚  
然曰未得通公主文襄大悅把遲臂入見焉季舒語人

曰崔暹常忿吾佞在大將軍前每言叔父合殺及其自作体佞乃体過於吾主儀同產姊靜儀先適黃門郎崔括文襄亦幸之皆封公主括父子由是超授賞賜甚厚馬上

股為琵琶高洋兇暴貴嬪薛氏有小過遽殺之解之抱其股為琵琶彈之復嘆曰佳人難再得獨異志文宣薛嬪

者本倡家女也年十四五時為清河主岳所好其父求內宮中大被嬖寵其姊亦俱進御文宣後知先與岳通又為其父乞司徒公帝大怒先鋸殺其姊薛嬪當時有娠過產亦從戮史比

王釗檢婢館賀王正德妹長樂主適陳郡謝禱正德姦

之燒主第縛一婢加王釗於手以金寶附身聲云主被燒死檢取婢屍并金王葬之仍與主通呼為柳夫人生二子焉日月稍久風聲漸露南史

籠頭芻秣畢又雲酷暴殘忍有孽子善昭與其侍婢姦通擄掠無數為其着籠頭繫之庭樹食以芻秣十餘日乃什之夜中又雲被賊害即善昭所佩刀也史

奉宸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傳粉施朱衣錦繡服俱承辟陽之寵置奉宸府以易之為令令選美少年為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已有薛懷義張易之昌宗固應足矣近聞尚書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鬚眉左監門衛長史侯祥云

陽道壯盛過於懷義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儀溢于朝  
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練百段舊傳

**醉順妃欲**閩主王曦納金吾使尚保殷為賢妃有

殊色曦嬖之醉中妃所欲殺則殺之所欲宥則宥之說

**出館**虞集未遇時為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館

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

可諫虞回即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明日

又至見而嘆賞遂荐於朝耕餘許虞相去甚遠蓋誤

唾鄙

**賦詩不知**襄二十七年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叔孫曰豹  
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食不

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次年來奔叔孫穆子食慶封慶

封祀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鷓亦不知左傳

不知**疇**麻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

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何也所以為麻也麻

者何也曰所以為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

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

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為麻麻

之為衣吾子其不主社稷乎王子果不立說苑

**得鍾掩耳**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鍾者欲負而走則鍾

大不可負以推毀之鍾况然有音恐人聞之而奪已也

遽掩其耳惡人聞之可也惡已自聞之悖矣呂自

刻舟求劍楚人有涉江者其劍自舟中墜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劍之所從墜舟止從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劍不行求劍若此不惑乎上

帶益三副齊湣王下居衛謂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對曰王賢主也臣聞古人有辭天下而無恨色者臣聞其聲於王而見其實王名稱東帝實辨天下去國居衛容貌充滿頽色發揚無重國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國居衛也帶益三副矣過自理

暴布人之月以照見之也瞋者目無由接而言見詭或人見暴布者而問之曰何以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為之莽莽也按

**圈鹿欄牛**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賈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富無仁義之行圈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論衛失史

**不知移中**孝明之世讀蘇武傳見武官名曰移山監以問百官百官不知論衛

謁見儀漢司徒崔烈辟上黨鮑堅為掾將謁見自憂不過問先到者儀適有荅者曰隨典儀口唱既謁見曰可拜堅亦曰可拜讚者曰就位堅亦曰就位因復着履上坐將離席不知履所在讚者曰着脚堅亦曰履着脚也

林笑奏載龔名後漢葛龔字元甫善文奏或有人請龔奏于



人者龔為作之其人忘自載其名并馮龔名以進時語  
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裴榮期語林

鑽火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門  
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大無理今闇如漆何以不把火照

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聞之曰責人當  
以其方也林笑

墳墓不思司馬文王與劉禪宴為之不故蜀技旁人皆  
為之感愴而禪喜笑自若王謂賈充曰人之無情乃可

至於此乎雖使諸葛亮在不能輔之矣全而况姜維耶  
充曰不如是殿下何由并之他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

禪曰此間樂不思蜀卻正聞之求見禪曰若王後問宜

泣而答曰先人墳墓遠在隴蜀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  
閉其目會王復問對如前王曰何乃似卻正語禪驚

視曰誠如尊命左右皆笑三國志

自謂候身毛嘉魏明帝毛后父也封博平鄉侯嘉本典  
覆軍工卒報富貴明帝令朝臣會其家飲宴其容止舉

動甚蚩駘語輒自謂候身時人以為笑三國志胡慶字文  
亮靈太后族孫也為左僕射度頑蔽每與人言自稱僕

射時人方之毛嘉史比

索米作傳陳壽將為國志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  
借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時論以此

少論梁州敬禮子也林語

天中言

卷三十九

五十五

有情癡任育長 瞻童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  
好自過江便夫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  
猶作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云  
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為孰為冷  
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相聞之曰此是有  
情癡<sub>世</sub>

熏鼠謝虎子 據嘗上屋熏鼠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  
聞人道癡人有作此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  
既了已之不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謗中郎  
亦言我共作此胡兒懊熟一月日閉齋不出太傅虛託  
之過以相開悟可謂德教<sub>上</sub>

鬼兵相助王凝之羲之子也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  
凝之彌篤孫恩之攻會稽察佐請為之備凝之不從方  
入靖室請禱出語諸將佐曰吾已請大道鬼兵相助賊  
自破矣既不設備遂為孫恩所害<sub>晉書</sub>

妙畫通靈顧愷之字長康嘗以一厨畫糊題其前寄桓  
玄昔其深所珍惜者玄乃發其厨後竊取畫而緘開如  
舊以還之給云未開愷之見封題如初但失其畫直云  
妙畫通靈變化而去亦猶人之登仙了無怪色<sub>上</sub>

戲弄遙贊顧愷之矜伐過實少年因相稱譽以為戲弄  
又為吟詠自謂得先賢風制或請其作洛生詠荅曰何  
至作老婢聲義熙初為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sub>於月</sub>

下長詠膽每遙贊之愷之彌自力忘倦膽將眠令人代  
已愷之不覺有異遂申旦而止晉書

星濁入井秦符生時太白犯東井有司奏東井秦之分  
也太白罰星必有暴兵起于京師生口星入井者必將  
渴耳何所恠乎載

漢惑狂語南燕慕容德建平四年妖賊王始聚眾於太  
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號父罔為太上皇號兄休為  
征東將軍太為征西將軍假署公卿誑動百姓德遣車  
騎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謂之曰何為  
妖妄自貽族滅父及兄弟何在荅曰太上皇蒙塵在外  
征東征西為亂兵所害如朕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

怒曰君止坐此口以至於死如何臨刑猶自不革始荅  
曰皇后不違天命自古迄今豈有不破之家不亡之國  
哉行刑者以刀鏤築其口始曰朕今為爾所苦崩即崩  
矣終當不易尊號德聞而笑謂左右曰英惑之人死猶  
狂語何可不殺出十六國春秋

圖鹵簿劉韞字彥文道欣子也人才凡鄙特為明帝所  
寵在湘州雍州使善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  
翫嘗以圖示征西將軍蔡興宗興宗戲之陽若不解畫  
者指韞形問之曰此何人而在輿韞曰政是我其庸底  
類如此南史

聚憂劉韞弟述字彥思亦甚庸劣從子俱疾危篤父彥

節母蕭對之泣述嘗侯之便命左右取酒肉令僕進之  
皆莫知其意或問焉荅曰禮云有疾飲酒食肉述又嘗  
新有總慘或詰之問其母安否述曰唯有愁昏次訊其  
子對曰所謂父子聚麀蓋謂麀為憂也上  
不識士衡劉義綦封營道縣侯凡鄙無識始興王濬嘗  
謂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其何意苦阿父如此義  
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其庸塞皆然  
牙語見向彭城王義康素無術學待文義者甚薄衣淑  
嘗詰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衮之歲義康曰  
身不識也淑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讀書君  
無為祚才語見向其淺陋若此上

**志誠誤云**劉義宣之敗還江陵也帶甲尚萬餘人義宣  
既入城仍出聽事見客左右翟靈寶誠使撫慰眾賓以  
臧質遣指授之宜用致失利今治兵繕甲更為後圖昔  
漢高百敗終成大業而義宣忘靈寶之言誤云項羽千  
敗眾咸掩口而笑宋書

**檢覓鳳毛**謝超宗鳳子也好學有文辭選補新安王子  
鸞國常侍王母殷淑儀卒超宗作誄奏之帝大嗟賞謂  
謝莊曰超宗殊有鳳毛恐靈運復出時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可見乎超宗曰懸  
磬之室復有異物耶道隆武人無識正觸其父名曰旦  
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超宗徒跣還內道隆謂檢覓鳳

毛至暗待不得乃去南史

遷合朔阮佃夫嘗正旦應合朔尚書奏遷元會佃夫曰元正慶會國之大禮何不遷合朔日耶其不稽古如此不識太傅張敞兒欲移羊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置臺綱紀諫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敞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密室學楫張敞兒始不識書及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初微為護軍乃潛於密室中屏人學楫讓答對空中俯仰妾侍竊窺笑焉將拜三司謂其妻嫂曰我拜後府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初得鼓吹羞便奏之於新林娵廟為妾祈子祝神口自稱三公其鄙俚如此

猪狗子梁武丁貴嬪父道遷初為歷陽太守廬陵王續主武帝謂之賢女復育一男答曰莫道猪狗子世人以為笑

廟諱不憶侯景之篡也王偉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偉曰天子祭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具祭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憶惟阿爺名標且在朔州伊那得來敢是衆聞咸笑之

鼓吹自娛胡僧祐梁元時拜領軍將軍厚自封殖以所加鼓吹恒置齋中對之自娛人曰此是羽儀公名望隆重不宜若此答曰我性愛之恒須見耳出遊亦以自墮人士笑之

自謂辭工

胡僧佑性好讀書愛緝綴然文辭鄙野多被

嘲譏而自謂實工矜伐彌甚

南史

北齊并州有士族好為

可笑詩賦輕蔑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稱讚必擊牛

醢酒延之其妻明鑒人也泣而諫之此人嘆曰才華不

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至死不覺

顏氏家訓

七穢何令貴隔勢傾朝野筆迹踈漏遂遭穢之書彼

人恭拜忽曰永感答人借車還白不具真本流傳合朝

耻辱是其第七穢也

庾元威論書

羊羊江南有一權貴讀誤本蜀都賦注解蹲鴟羊也而

為羊字後有人餉羊肉答書云損惠蹲鴟舉朝驚駭不

解事義又後尋繹方知如此

顏氏家訓

龍見源師字踐言為尚書郎攝祠部後屬孟夏以龍見

請零時高阿那肱為錄尚書事謂為真龍出見大驚喜

問龍所在云作何顏色師整容云此是龍星初見依禮

當零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

漢見多事強知星宿祭事不行師出竊歎曰國家大事

在祀與戎禮既廢也其能久乎齊亡無日

北史賀傳北齊

何處龍見作何物顏色隋傳何乃于星宿

使鬼開府薛榮宗常自云能使鬼後主信之經古冢榮

宗謂舍人元行恭是誰冢行恭戲之曰林宗冢復問林

宗是誰行恭曰郭元貞父榮宗前奏曰臣向見郭林宗

從冢出着大帽吉莫靴插馬鞭問臣我阿貞來不

北齊

世十世課能安生字植之在山東時歲歲遊諸從之者  
傾郡縣或誑之曰某村古塚是晉河南將軍熊光去七  
十二世舊有碑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連年  
訟焉冀州長史鄭大謹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義皇上  
入河南將宣喪無此號訴非理記安生率其族向塚而  
號北史  
警出巨羅祖孝徵珽放縱不羈至交州刺史司馬世  
雲少飲酒遂藏銅疊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  
中探得又魏禕武嘗具僚屬於坐失金巨羅實太后令  
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警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  
不

穿錐庫狄干為太宰不知書署名為干字逆上畫之時  
人謂之穿錐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告而后成其  
外二人至子孫始並知書北齊  
孟勞多力穀梁傳稱公子友與莒擊相搏左右呼曰孟  
勞孟勞者魯之寶刀名亦見廣雅近在齊時有姜仲岳  
謂公子左右姓孟名勞多力之人為國所寶顏氏家訓  
弱杖太山羊肅亦稱學問讀潘岳賦周文弱枝之棗為  
杖策之杖世本容成造曆以曆為碓磨之磨上  
王莽漢書王莽贊云紫色蛙聲餘分閔位謂以偽亂貞  
顏之推共人讀書言及王莽形狀有一俊士自許史學  
名價甚高乃云王莽非直鴟目虎吻亦紫色蛙聲

寒蟬尉瑾外雖通顯內闕風訓意在引接名流而不知別好學吳人搖唇振足為人所哂見人好笑時論北之寒蟬又少威儀子德載以蒲鞭責之便自投井瑾自臨井上呼云見出聞者皆笑北史

繫于蘇威立條章每歲責民間五品不遜或答者乃云管內無五品之家不相應領類多如此郎茂以為繁紆不急奏罷之隋書

不識皮弁季子雄明辨有器幹煬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以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

憲司以子雄失詞劾奏其事竟坐免隋書

自捷呼走蘇世長初在陝州部內多犯法世長莫能禁乃責躬引咎自捷於都街五伯嫉其詭鞭之見血世長不勝痛大呼而走觀者咸以為笑議者方議其詐唐書

孟堅非固張由古有秀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眾中歎班固有天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田兩都賦燕山銘典引等並入文選何為言無由古曰此是班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聞者掩口而笑又謂同官曰昨買得

王僧孺集蓋僧孺也大有道理杜文範知其誤應聲曰文範亦買得佛袍集倍勝僧孺集由古竟不之覺唐新語

坊州杜若楊纂為雍州長史尹伊任坊州司戶尚藥奏



房中詩  
卷之九

求杜若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州採杜若乃  
委坊州貢之尹君判申云坊州本無杜若應由讀謝眺  
詩誤華省名郎如此判事不畏二十八宿向下笑人耶  
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御史臺記及國史補  
國忌展歡甲考功令史袁琰國忌衆人聚會充錄事勾  
當遂判曰曹司繁開無時暫閑不因國忌之辰無以展  
其歡笑合坐啜之朝野僉載

改年多感權寵褒景龍中為瀛州刺史新遇歲京中人  
附書云改年多感故想同之乃將書呈判司以下云有  
恩改年號為多感元年衆人大笑龍褒復側聽怪赦書  
來遲褒不知忌謂府史曰何名私忌對曰父母亡日請

假獨坐房中不出褒至日于房中靜坐有青狗突入褒  
大怒曰衝破我忌日更陳牒改作明朝好作忌日談者  
笑之僉載

被圍入櫃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數十重不  
敢詰廳文符須徵發者於小窓接入鏢州宅門及賊登  
壘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昔有  
愚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我袋將終不  
得我物用或問其故荅曰鑰匙在我衣帶上彼將何  
物開之此孫彥高之流也僉載

恨少學蘇良嗣高宗時為荊州刺史有河東寺本蕭登  
為兄河東王所建良嗣見而驚曰此在江漢之間與河

東有何干涉遂奏易之而當其恨其少學云唐新

登牆決事賀知章風流文雅而不達吏事知禮部取舍

非允子弟喧訴知章乃以梯登牆頭出決事人大笑之

罕毛羅蓋開元中中書令蕭嵩以文選是先代舊業欲

注釋之奏請左補闕王智明金吾衛佐李玄成進士陳

居亮等注文選先是東宮衛佐馮光震入院校文選兼

復注釋解躡鴟云今之羊子郎是着毛蘿蔔院中學士

向外說蕭嵩聞之撫掌大笑大唐新語

杖杜弄塵李林甫自無學術僅能秉筆有才名於時者

尤忌之而郭慎微苑咸文士之闢茸者代為題尺林甫

典選部時選人嚴迴判語有用杖杜二字者林甫不識

伏字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杖杜何也陟俛首不敢

言太常少卿姜度林甫舅子度妻誕子林甫手書慶之

曰聞有弄響之慶客視之掩口舊唐書

伏獵侍郎林甫引蕭晁為戶部侍郎晁嘗與嚴挺之同

行慶吊客次有禮記蕭晁讀之曰蒸嘗伏獵晁早從官

無學術不識伏臘之意誤讀之挺之戲問晁對如初挺

之白張九齡曰省中豈有伏獵侍郎由是出為岐州刺

史林甫深恨之上

金銀陣韓昺昌黎子也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說金銀處皆臆斷之曰豈其誤耶必

金銀車也悉改根為銀字至除拾遺果為諫議不受所

謂上馬不落郎着作校書何如郎秘書信不虛矣泉子尚書

故賓善譚集

矜門地唐有姓房人好矜門地但有姓房為官必認云

新屬知識親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豐邑公相豐邑坊在

出方是君何親曰是某乙再伯父人大笑曰君既是方

相姪兒只堪嚇鬼落顏錄

不易了鄭珏同光元年莊宗敗王彥章於中都長驅趨

汴梁帝聞王師將至召宰相李振設翔等號吳謀所向

皆猶豫不次珏對曰有一策可以緩外寇不知陛下能

行乎梁帝曰卿意如何珏曰願得陛下傳國寶懷之以

入晉軍可以緩其師以俟段疑梁帝曰事急矣此物固

何惜但卿此行得事了否卿更籌之珏俛首曰了則不

易了左右縮首竊笑翌日莊宗入汴州珏率百官馬前

迎謁是日責授萊州司戶薛史

露布書布李克用擒劉仁恭父子命掌書記王緘草露

布緘不知故事書之於布遣人曳之續世說

爛兮石晉康福鎮天水白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

而坐客有退謂同列曰錦衾爛兮福聞之遽召言者怒

視曰吾雖生於塞下乃唐人也何得以為爛奚因叱出

之世說黨進吾正契丹何奚之有脚患小瘡邪至於爛蓋

謂奚之種賤也死談

銀靴元宗幼學之年馮權常給使左右上深所親幸每

曰我富貴為尔置銀靴保太初命親主及東宮舊僚擊鞠極歡頌賚有等因語及前事即日賜銀三十斤以代銀靴遂命工鍛靴着之人皆笑焉南唐近事

三頭兩面党進過市見縛拘欄者問汝誦何言優者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即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即命杖之苑談

金眼党進命畫工寫直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時見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豈消不得一對金眼睛雜志刺地宋庠留守西都同年為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費耕耨改用長鋤刺地下種以畝試之白且至暮不能遍又值蝗災科民畜一鷄云不惟去蝗之害亦可

自養令民悉呈所畜鷄既集紛然能聞止百姓喧闐塞路共觀兩鷄相鬪罷之史

人面起草有朝士陳東通判蘇州而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言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今此人應配矣又特者非有司所得行東大恐即改特刺字為準條字再黥之頗為人所笑後有薦東之才於兩府者石叅政聞之曰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乎東軒筆錄

搗冰汴渠舊例十月開口則舟楫不行王介甫欲通冬運遂不令閉口水既淺澁舟不可行而流冰頗損舟楫

於是以船脚數千前設巨碓以搗流氷而役夫苦寒死者甚衆京師有諺曰昔有磨法磨平漿水今見巨碓搗冬凌上

昭執程覃在京日有治聲唯不甚知字嘗有通民按牒乞執狀造橋覃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照執今是昭執合為四點爾覃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為昭執座書諸生作傳以譏之此字一編  
易小字知晉州焦敏芬曰謂國子監印本九經不真衆言此始起於五代薛儒稍較固為真本敏曰公輩全不細看只如周易各字却悉文會綴文會談  
天中記二十九卷終

天中記三十卷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西明屠 陸緯貞甫校

封爵

五等五等之制始於黃唐郡縣之治創自秦漢故設官分職所以輕其任也並建五長所以弘其治也五等諸侯論  
三光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爵有五等以法五行也或三等者法三光也白原  
重民王者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足以教道照幽隱必復封諸侯何重民之至也善惡比而易知故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

下以子養百姓施行其道開賢者之路謙不自專故列  
上封賢因而象之象賢重民也上

陽德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上為疆非  
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封諸侯以憂  
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封立人君陽德之  
盛者也上

褒功尊德受命之王致太平之美群臣上下之功故蓋  
封之乃中興征伐大功皆封所以褒大功也盛德之士  
亦封之所以尊有德封者必試之為附庸三年有功因  
而封之五十里凡士有功者亦為附庸失其位大夫有  
功成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上

象雷諸侯封不過百里象雷震百里所潤雲雨同也雷  
者陰中之陽也諸侯象也諸侯比王者為陰南面賞爵  
為陰法雷也上

公爵有五等公者無私也故文背私為公環濟伯能移  
善于眾與百姓同謂之公周什名云公賁也才德兼於

人人咸言薦于王而用之也辨曰公直也取其正直無  
私也字從八從厶入音背厶古私字背厶則為公常辨釋

名八猶背也厶姦表也韓非曰蒼頡作字自營為私背  
私為公說文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白虎爵位盛大以無

私為德者公也孟子立制及眾曰公法侯能樹名生物與天道俱謂之侯侯能成群謂之君周

候候也所以守藩也援神侯者候也候順送也通虎執

應八方曰侯法謚斥侯於外以君人為德者侯也正

伯胥子成人能治上官謂之士士率衆時作謂之曰伯

周書伯把也持政事也要伯者長也海也言其歲建五長

功實明白也通風俗體人足以長人者伯也正

子子猶孳孳恤下之稱也要子者孳也孳多無已也白

通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正

男男任也任治政事受王命為君也要男任也任安也

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正

輔衛王室太史公曰殷以前尚矣周封五等公侯伯子

男然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有

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放  
百而同姓五十地上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家

史記

親賢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

大夫御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周室興隆三聖

制去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

啓衛賢以表德則太公封齊

去五等爵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

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

之禍鄙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

以由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置郡縣雖有

親子母黨皆為匹夫及其政衰一夫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千里地千里自關已東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考子

社壇漢雜事曰天子太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土宜以白茅授之各有所封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土漢興惟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功臣封侯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土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吾里故列易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末嘗

開封功臣地多而滅也

夜行至國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乘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世太公封於齊宿於逆旅主人晨起有一人謂曰客寢甚其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蹶起即路俄有追者至以其出關遂止獨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幕舍於宋東之逆旅同說苑十三

上功上恩呂太公望封於齊周公旦封於魯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謂曰何以治國太公望曰尊賢上功周公旦曰親親上恩太公望曰魯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魯雖削



有齊者亦必非呂氏也其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齊國魯公以削至於觀存三十四世而亡呂氏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文齊之所以不如魯者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伯禽與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國三年太公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疾也對曰尊賢先疏後親後仁也此霸者之迹也周公曰太公之澤及世五年伯禽來朝周公問曰何治之難對曰親親者

內後外先仁後義也此王者之迹也周公曰魯之華及十世故魯有王迹者仁厚也齊有霸迹者武政也齊之所以不如魯也太公之賢不如伯禽也說

海阻山高辛寬見魯繆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營丘之渚海阻山高險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廣子孫彌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魯無山林谿谷之險諸侯四面以達是故地日削子孫彌殺辛寬出南宮括入見公以語南宮括對曰寬少者弗識也君獨不聞成王之定成周之說乎其辭曰惟余一人營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見也有不善易得而誅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

古之道也夫賢者豈欲其子孫之阻山林之險以長為  
 無道哉小人哉寬也固妄誹訾豈不悲哉和長辛櫟見  
 魯穆公曰周公不如太公之賢也周公擇地而封曲阜  
 太公擇地而封營丘爵土等其地不若營丘之美人民  
 不如營丘之衆不徒若是營丘又有天因穆公心慙不  
 能應也辛櫟趨而出南宮邊子入穆公具以辛櫟之言  
 語南宮邊子南宮邊子曰昔周公王之卜居成周也其  
 命龜曰予一人兼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予  
 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  
 作邑乎山之陽貧則茂昌不賢則隳亡季孫行父之戒  
 其子也曰吾欲室之俠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

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如是則曰賢則茂昌不賢則  
 隳亡安在擇地而封哉或示有天固也辛櫟之言小人

也說

知微者太公望周公旦受封而見太公問周公何以  
 治魯周公曰尊尊親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周公問太  
 公曰何以治齊太公曰舉賢賞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  
 殺之若矣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  
 魯日以削三十四世而亡猶此觀之聖人能知微矣詩  
 曰惟此聖人瞻言百里韓詩外傳  
 無驕士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於  
 驕士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

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  
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  
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  
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獻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  
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夫貴為天子富  
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紂是也可不慎乎故  
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  
其身謙之謂也夫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  
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  
宮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

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教日躋其戒之哉子

其無以魯國驕士矣臣亮

人上之道成王封伯禽為魯公召而告之曰爾知為人  
上之道乎凡處尊位者必以敬下順德規諫必開不諱  
文門樽節安靜以藉之諫者勿振以威毋格其言博采  
其辭乃擇可觀夫有文無武無以威下有武無文民畏  
不親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親以服清白上  
通巧佞下塞諫者得進忠信乃畜伯禽再拜受命而辭

上君

桐珪成王與唐叔虞燕居授梧葉以為珪而授唐叔虞  
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請曰天子其

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與虞戲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天子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晉周公且可謂善說矣一稱而令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呂重史作史佚見親王

三公宰相

錄天子三公參天子坐而議政無不總統故不以一職為官後世宰相兼三公之事每王

開德豈符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昌列抵太微一曰天柱三公之位也在人曰三公在天曰三台王開德官

符也晉書三台一名三能天文錄鄭司農云三能三階也

昭德塞違三台六星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為司命次

一星曰中台為司中東二星曰下台為司祿所以昭德

塞違也晉志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太尉中台中

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武安太

帝佐三公在天為三台九卿為北斗三公象五岳九卿

法此斗三十七大夫法山陵八十一元士法谷阜合為

帝佐以匡綱紀春私美

三公之任三公者司空司馬司徒也司馬主天司空主

土司徒主人故陰陽不和四時不節星辰失度災變非

常則責之司馬山陵崩竭川谷不流五穀不植草木不

茂則責之司空君臣不正人道不和國多盜賊下怨其

上則責之司徒故三公典其職憂其分舉其辨明其隱

此三公之任也韓詩外傳

論道之官三公論道之官蓋以佐天子理陰陽平邦國無所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其官六典

象與三公者謂太師太傅太保也師王所尊也傅助王事保安也保王身也凡此皆內與王論道中參六官之

事三公者象鼎三足共承其上也環濟要畧

五星順行異官同爵共立別職與人隆化幽贊神明者謂之太尉和五教理人倫使風行俗平萬國咸寧者謂

之司徒使無國枉禮法錯刑清事均民聚者謂之司空若仁義之路開升平之氣通則五星順行庶績咸熙台

語通

三公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訓護天子尊以德義天子

亦待以不臣之禮非人則闕矣漢制保傅在三公上

虎曰上公自後常然宋書

公佐明由曉升級必言受稅俗成博受古諸隕丘受延

嬉右儀人四佐燧人出天四佐出洛論語摘

六佐金提王化俗鳥明王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為中

賦仲起為海陸陽侯為江海右伏羲六佐六佐出世

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錄五聖受道級知命受糾

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墨受準斥右黃帝七

輔州選舉翼佐帝德上

配三台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星配下台

謂之三公其餘知天地況紀地典力牧常先封胡孔甲

等或以為師或以為將帝王世紀三公擬三台黃帝以風后

六相昔者黃帝得蚩尤而明於天道得太常而察於地

利得奢龍而辨於東方得祝融而辨於南方得太封而

辨於西方得后土而辨於北方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

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大常察乎地利故

使為廩者奢龍辨乎故使為土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

為司徒大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北方故

使為李管子五行通典奢龍作蒼龍

五名易通卦驗云天地成位君臣道生君有五期輔有

三名注三名公卿大夫政教君臣起自人皇之世至伏

羲因之故文擢鈞云伏羲作易名官者也論語撰考云

黃帝受地形象天文以制官伏羲已前雖有三名未必

具立官位至共帝名位乃具禮記

九佐顏觸云堯有九佐戰國策堯之佐九人禹皋稷契夷

堯益夔龍淮南子

大麓赤龍負圖以出河見堯典太尉舜等百二十

年集發藏大麓春秋堯坐舟中與太尉舜臨觀鳳皇

授圖合誠

堯三公堯之治天下也舜為司徒契為司馬禹為司空

注三公之官文子

六相高陽氏才子八人蒼舒隕散檮戡六臨龍降庭  
 堅仲容叔達謂之八愷高辛氏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  
 獻李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臣堯舉八愷  
 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乎天成舉八元使布  
 五教于四方內平外成舜舉十六相去四凶有大功二  
 十而為天子左十

契蕪契為司徒百姓和親契主賓客遠人必至尚書

刑德放勳曰益為司馬禹為司徒禹為司空聖帝即位

三公象三能矣刑德

五丞頽獨曰舜有七友禹有五丞湯有三輔戰國

參五事湯問伊尹曰古者所以立三公九卿大夫列士

者何也伊尹對曰三公者所以參五事也九卿者所以  
 參三公也大夫者所以參九卿也列士者所以參大夫  
 也故參而有參是謂事宗事宗不失外內若一說苑  
 事道湯問伊尹曰三公九卿大夫列士其相去何如伊  
 尹對曰三公者知通於天道應變而不窮辨於萬物之  
 情通於天道者也其言足以調陰陽正四時節風雨如  
 是者舉以為三公故三公之事常在於道也九卿者不  
 失四時通於溝渠隄防樹五穀通於地理者也能通不  
 能通能利不能利如此者故以為九卿故九卿之事常  
 在於德也大夫者出入與民同衆取去與民同利通於  
 人事行猶舉繩不傷於言言之於世不害於身通於關

梁實於府庫如是者舉以為大夫故大夫之事當在於  
仁也列士者知義而不失其心事功而不獨專其賞忠  
政疆諫而無有姦詐去私立公而言有法度如是者舉  
以為列士故列士之事當在於義也故道德仁義定而  
天下正凡此四者明王臣而不臣湯曰何謂臣而不臣  
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况臣  
而不名也至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  
大順也

中輔諸侯外蕃三公為中輔春秋注今尚書夏侯歐陽  
說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三曰司空九卿二十  
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凡百二十在地為山川古周禮說

天子立三公曰太師太傅太保無官屬與王同職故曰  
坐而論道謂之三公又立三少以為之副曰少師少傅  
少保是謂三孤家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  
卿之屬太夫士庶人在官者凡萬二千石臣謹案周公  
為傅召公為保太公為師周公太公無為司徒司空文  
知師保傅三公官名也五帝三王不同物此周之制也  
詳慎五古周禮說天子無爵三公無官昌號於天何爵  
之名參職於天子何官之稱上  
神化丹青天設三光以照記天子立公卿以明治故曰  
公卿者四海之表儀神化之丹青也上有輔明主之事  
下有遂聖坐之事和陰陽調四時安衆庶育群生使百



姓輯睦無怨思之色四夷順德無叛逆之憂此公卿之職而賢者之所務也若伊尹周召三公之才太顛闕天九卿之人論淮南齊俗日月之所照認此記字誤阿衡殷時有阿衡伊摯佐之太甲改為保衡皆三公官也有三少少師少傅少保是謂三孤副助三公者也孤者不掌官桀然孤特環濟要後漢朱祐馬武傳論或任以阿衡之地阿倚也衡平也

使能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語使能也禮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天子有問無以對責之疑有志而不志責之丞可正而不正責之輔可揚而不揚責之

弼其爵視知其祿視大國之尚書

四輔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應問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以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充充者充天子之志常立於左是太公也索廉而切直臣過而諫邪者謂之弼弼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而聽朝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無失計而舉無過事大戴保傳道者有疑則問或謂之疑充者輔善或謂之輔注

三公之職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

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傅傳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六

九棘三槐周禮建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群士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群吏在其後面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象庶在其後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春秋九命作伯尊公曰宰言於海內無不宰統焉典

三事兩無正大夫刺幽之也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箋三公也書周官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漢書帝玄成詩於赫三事匪俊匪作又云三事惟艱莫我肯矜

三吏晉侯使鞏朔獻齊捷於周王使委于三吏左

史三公也曲禮云五官之長曰伯其積于天子也曰天

子之吏鄭玄曰謂三公也注

左右相秦悼武王二年始置丞相官以樗里疾其茂為

左右丞相史記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

統文德高祖定天下置丞相以統文德立大司馬以整

武事為二府焉物理論

一言取相車千秋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伐闕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宰相封侯世未嘗有也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拜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苟

如是漢置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書漢

知人丞相丙吉病自上臨問曰君有不諱誰可代者吉

曰西河太守杜延年廷尉于定國太僕陳萬年此三人

皆在臣右惟上察之後三人居位皆稱職皆稱吉知人

上同

柱石田延年謂霍光曰將軍為國柱石何不建白太后

更選賢而立之光傳前丞相王商者內行篤有威重位歷

將相國家柱石臣也其人守正不肯詘節隨鳳委曲為

鳳所罷身以憂死衆庶愍之元後傳陸凱疏曰宰相國之

柱也不可彊是故漢有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

吳志

壹統類王尊劾奏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位三公典

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石

顯等專權擅勢不時白奏無大臣輔政之義本傳

則三光成帝時何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

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宜

建三公官定卿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本傳講望

之奏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

咎在臣等本

鼎足王莽秉政專權彭宣上書言三公鼎足承君一足

不任則覆亂美實臣年齒老眊昏亂遺忘願乞骸骨竊

實溝壑本傳永平六年王雒山出寶鼎詔曰鼎象三公豈

公卿奉職得其理邪後紀

通明相丞相官缺群臣多舉翟方進上亦器其能遂擢

為丞相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以儒雅緣飭法

律號為通明相本傳夫以韓安翟方之操為漢之明宰然

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後朱穆傳

鼎足承君元始中賜馬宮策曰入稱四輔出備三公四

輔之職為國維綱三公之任鼎足承君不有鮮明固守

無以居位本傳

儒宗居位自孝武興學公孫弘以儒相其後蔡義常賢

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

儒宗居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

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迹見繩烏能勝其

任乎匡衡等傳贊

腹心哀帝策免師丹曰夫三公者朕之腹心也善相

過匡率百僚和合天下者也朕既不明委政於公腹心

如此謂疏者何殆謬於二人同心之利焉將何以率示

群下附親遠方本傳

鼎輔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

公光武時用明察不復委任三府而權歸刺舉之吏朱

浮上疏曰即位以來不用舊典信刺舉之官黜鼎輔之

任後崔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

曰此所謂大器晚成者也終必遠至丞郡孫禮盧毓始

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䟽亮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  
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鼎輔魏志  
謹責策免仲長說昌言法誠篇云光武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負而  
已政有不理猶加謹責策免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  
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曲鄉曲之常火耳  
惡足以居斯位邪執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勲  
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後本  
公台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其  
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司蕃等  
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上

上應台皆郎顛拜帝曰三公上應台階同元首政失其  
道則寒陰反節而今之在位競託高虛選舉牧守委任

三府本

水象山岳陳忠䟽薦劉愷曰臣聞三公上則台階下象  
山岳股肱元首鼎足居職協和陰陽調訓五品考功量  
才以序庶僚遭烈風不迷遇迅雨不惑位莫重焉而今  
上司缺職未議其人往者孔光師丹近世鄧彪張酺皆  
去宰相復序上司誠宜簡練卓異以馭衆望愷傳  
三九郎顛七事曰刻舟刻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  
將以安天下也昔唐堯在上群龍為用文武創德周忍  
作輔是以能建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陛下踐祚

天

卷

七

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灾害屢臻  
四國未寧本孫皓每於會因酒酣輒令侍臣嘲謔公卿  
以為笑樂萬或既為左丞相王蕃嘲或曰魚潛於淵出  
水照沫何則物有本性不可橫處非分也或出自谿谷  
羊質虎皮虛受光赫之寵跨越三九之位犬馬猶能識  
養將何以報厚施乎或曰唐虞之朝無謬舉之才造父  
之門無驚蹇之質蕃上誣明選下訕楨幹亦何傷於日  
月適多見其不知量耳錄  
運動樞極順帝之世梁商稱為賢輔夫宰相運動樞極  
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政乖於物務則難乎御物  
本傳

象極李固奏記梁商理王龔曰夫三公尊重承天象極  
未有詰理訴寃之義上

國楨三公國之楨幹朝廷取正以成斷金大司農李固  
公族之苗忠正不撓有史魚之風其以固為太尉漢官儀

輸禮太尉劉虞讓位於羊續靈帝時為三公者皆輸禮  
錢千萬續奉襁袍以示之曰臣之所有唯此而已遂不

代虞袁山松後漢

台相中興以後居台相總權衡多矣其能以任職取名  
者豈非先遠業後小數哉故惠公伏造次急於鄉射之

禮君房侯入朝先奏寬大之令伏論傳

上司楊震為太尉每諫爭中常侍樊豐等譖之收印綬

遣歸本郡到城西夕陽都亭顧謂子及門生曰吾蒙恩  
居上司姦臣狡猾而不能誅嬖女傾亂而不能禁祭藏  
空虛賞賜不節而不能實何面目復見日月遂飲醜而

死東觀漢記

名公賢宰楊秉字叔節為太尉奏中常侍侯覽具瑗曰  
鄭詹來而國亂四佞放而衆服若斯之人非恩所宥書  
奏尚書召對秉掾屬問故事秉使對曰漢世故事三公  
之職無所不統尚書不能詰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  
酒色財也本天下稱為名公張瑞漢紀陳蕃楊秉世稱賢宰

左暢李膺彌縫衮闕左雄傳論

三葉楊賜卒策曰司空賜華岳所挺九德純備三葉宰

相輔國以忠五登衮職弭難又寧本延光之間震為上

相抗直方以臨權枉先公道而後身名可謂懷王臣之

節識所任之體矣累葉載德繼踵宰相信哉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先世常平方之蔑矣論漢興惟常平父子至

宰相前常賢子玄成樂當子晏

柱國楊氏載德仍世柱國震畏四知秉去三惑賜亦無

諱彪誠匪武楊震贊

上衮牟融經明才高明帝數嗟嘆以為才堪宰相明年

為司空舉動方重甚得大臣節本牟公簡帝身終上衮

上

具瞻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荀勗答曰三公具瞻所

天中紀

卷三十一

十九

歸不可用非其人昔魏文帝用賈詡為三公孫權笑之

別詡文帝初即位首登上司

任天地人太康七年正旦日蝕詔公卿大臣各上封事

咎其安在汝南王亮與司徒魏舒司空衛瓘上言三司

之任天地人也乾道不普故水旱為灾人倫失序故奸

宄不禁乃者荆州之城妖灾仍興任城國都水流變赤

延三朝之始日有蝕之孟陽節過堅冰未消臣等瑣才

聽優高位可謂小人而乘君子之器宜就顯戮以答天

意謹免官徒跣上所假章綬夫陰陽失序朕于天道刑

政失中之所致也其使冠履勿復道

上清三元擊虞隴王為太尉冊曰朕惟君行為時表親

八王故事

則宗臣論道經邦保乂皇家是用進登上台君其上清

三元下寧九域永正其範以康濟宇宙敬哉

翼宣皇極武帝詔曰三司之任以翼宣皇極弼成王事

者也故經國論道賴之明詰裴秀思心通遠勲德茂著

宜正位居休以康庶績其以秀為司空

王應天心武帝詔以鄭袤為司空曰宜登三階之曜補

袞職之闕遣國坦就第拜授袤謂坦曰魏以徐景山為

司空吾時為侍中受詔譬旨徐公語吾曰三公當上應

天心苟非其人實傷和氣不敢以垂死之年累辱朝廷

也終於不就遵大雅君子之迹可不務乎

光飪鼎實懷帝以劉寔為太尉固辭不許劉坦上言曰

光飪鼎實懷帝以劉寔為太尉固辭不許劉坦上言曰



古之哲王莫不師其元臣崇養老之教厲廉高之風太尉寔國之碩老邦之宗模年踰九十命在日制聖詔必使正位上台光飪鼎實臣謂宜聽所守上

頌棟梁時三尊郝鑿庾亮相繼薨殂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嘆息謂朋友曰以我為三公是天下無人矣時人以為知言

別玩拜司空有人詣之索美酒得便自起馮箸梁柱間地祝曰當今之才以爾為柱石之用莫傾人棟梁笑曰戢卿良箴

世風流宰相王儉字仲寶丹陽丹徒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枯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

家國事儉作解散憤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效儉常

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蓋自況也南史如法亮

呂文度並勢傾天下太尉王儉常謂人曰我雖有大位

權豈及茹公上

拍張華林宴集使各効伎藝王敬則脫朝服袒以絳絛

髻奮臂拍張叫動左右上不悅曰豈聞三公如此答曰

臣以拍張故得三公不可忘拍張時以為名答上

台道豫章王嶷永明初答上曰叨授台首心魂如失臣

第生如浮質操空素任君鼎右已移氣序齊

六貴明帝顧命群公而意寄多在江祐兄弟永元初江

兄弟及始安王遙光尚書令徐孝嗣領軍蕭坦之更日

帖勅時呼為六貴皆宰相也上傳梁武使張弘策陳計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二十一

於兒懿曰昔晉惠庸主諸王爭權遂內難九與外寇三  
作今六貴爭權人握王憲制始安欲為趙倫形迹已見  
懿人上天信無此理柘怯而無斷暄弱而不才折鼎履  
鉢剋足可待蕭坦之宵懷猜忌動言相傷徐孝嗣才非  
柱石聽人穿鼻若隙開疊起必中外主崩梁紀  
南史紀弘策陳計語在懿傳懿傳無之載弘策傳中  
英宰英宰信戎元渠時殄大啓南康爰登中鉉雖  
職輕于衮司而任隆于百辟暫冲音改授朝端王俊褚  
晉穆宗昭曰實賴英衮淵謀晉中興書謝石疏曰尸素朝端  
忽焉五載上惠帝詔曰摠百揆之得夫管王政之開塞  
端右之職也其以王戎為尚書令

黃融少師郭祚以尚書六僕射領太子少師祚曾從幸  
東宮明帝幼祚持一黃融出之時應詔左右趙桃弓與  
御史中尉王顯迭相脅為深為帝所信祚私事之時人  
謗祚者號為桃弓僕射黃融少師北史  
文武固種來恒及第濟相次知政事時以為榮初濟父  
護兒居階為猛將而恒濟俱以學行見稱時虞世南子  
昶既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累居工作之司濟  
初升相位許敬宗歎曰士之登庸不繫世業履道則為  
衣冠失緒則為匹庶來護兒兒作宰相虞世南男作木  
匠忠賢文武固無種也唐舊自武德已來稱賢相者房杜  
姚宋四公皆遭無賴子弟汗圯先業張說二子均均務

東夫節賊庭非獨燕國之不幸也上

摸稜蘇味道前後居相位數載竟不能有所發明但庸  
常其間苟度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  
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摸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  
號為蘇摸稜上

伴食宰相盧懷慎與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慎自以  
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

金甌覆名玄宗善八分書凡命將相皆先以御札書其  
名置案上會太子入侍上舉金甌覆其名以告之曰此  
宰相名也汝庸知其誰耶肅宗拜而補曰非崔琳盧從  
愿乎上曰然因舉甌以示之乃賜卮酒是時琳與從愿

皆有宰相望玄宗將倚為相者數矣竟以宗族繁盛附

記者衆卒不用柳氏傳

燒尾景龍三年蘇瓌除尚書右僕射時公卿大臣初拜

官者例計獻食名曰燒尾瓌因侍內宴將作大匠宗晉  
卿謂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善邪帝默然瓌奏曰臣  
聞宰相者主陰陽助天理物今粒食漏貴百姓不足臣  
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

燒尾錄

**紅巾**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苞藏安忍時已寢疾猶  
扶疾從幸華清宮數日增劇巫言一見聖人差減帝欲  
視之左右諫止乃勅林甫出於庭中上登降聖閣遙視

舉紅巾招慰之林甫不能與使人代拜於席翌日尋卒  
唐玄宗幸蜀裴士淹從駕馬上商較當時卿相士淹曰  
姚元之如何上曰才而捷者也宋璟如何荅曰賢而泥  
者也論及數十人皆當其目末問李林甫如何上曰妬  
賢嫉能古今無比士淹曰若此陛下如之何委用如是  
之深也上俛首而無言獨異

滅賊手天寶賊陷兩京玄宗西幸肅宗即位明皇馬上  
看除日顧裴士淹曰有新想士淹問為誰上曰房琯然  
亦不是滅賊手士淹曰陛下不須言之上小慚支田  
清德坐鎮楊綰字公權元載伏誅綰拜相綰久積公輔  
之望及詔出朝野相賀綰素以德行著聞質性貞廉車

小儉朴居廟堂未數月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劔南  
四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於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  
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毀拆中書令郭子儀在  
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  
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減損車騎唯留  
十騎而已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  
風若此綰凡所知友皆一時名流或造之者清談終日  
未嘗及名利或有客欲以世務于者見綰言必玄遠不  
敢發辭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爭  
趨其門至有數千里來者以清德坐鎮雅俗時比之楊  
震唐昭吉山濤謝安之儔也唐史臣曰楊綰入相數日遷

天中記  
致移風易俗周召伊傅蕭張房杜歷代為相之顯者蔑  
聞斯道也嘗讀諸集賞善多溢美書罪多溢惡如楊綰  
拜相之麻贈官之制改謚之詔則當時秉筆者無媿色  
矣上

姦邪盧杞自新州負外司馬除澧州刺史給事中袁高  
以杞邪佞蠹政貶未塞責俾詔執表遂授澧州別駕他  
日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盧杞姦邪朕何不知卿知其  
狀乎李勉對曰天下皆知其姦邪獨陛下不知所以為  
姦邪也時人多其正直上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  
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入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李  
勉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邪李揆和蕃頰

真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  
之而相關播懷光立功逼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  
誠有之唐書

能說家門張嘉貞子延賞延賞子弘靖三代掌書命在  
台座前代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常賢不到  
孫時稱其能與張家說家門因錄

前定劉禹錫曰官不前定何名真宰乎永徽中盧齊卿  
卒亡及蘇說見其舅李某為冥司判官有吏押案曰宇  
文融合為宰相舅曰宇文融豈堪為宰相吏曰大曹符  
已下數日多少即由判官舅乃判一百日既而拜宰相  
果百日而罷嘉話

天中記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二  
紗籠李藩字叔翰嘗寓東洛妻庶子崔謙女年近三十  
未有名宦多寄托崔氏待之不甚盡禮李患足瘡欲挈  
家居揚州甚愁悶迺詣中橋問卜胡蘆生生曰公在兩  
紗籠中豈畏此迤厄更遠亦何李問紗籠事終不復言  
遂往揚州居參佐橋左近有高貞外素相善一旦來詣  
既去際晚又至云朝來看公歸困就寢夢見舊使庄客  
卒已十年某問汝安得在此曰為陰吏蒙羞與李三郎  
當直知貞外與三郎往還故此祇候某曰三郎安得如  
此曰是紗籠中人詰之不肯言特報此好消息李笑而  
謝之數年張建封鎮揚州奏為巡官會有新羅僧能相  
人言張不得為宰相因令使院看諸判官曰並無及李

至僧降階迎謂張公曰巡官是紗籠中人僕射且不及  
張大喜因問紗籠事曰宰相冥司必潛以紗籠護之恐  
為異物所擾餘官則不得也方悞胡蘆生及高所說李  
公竟為相原化記逸  
史兩京記

金榜太和中崔紹暴死為所事一字天王救免復生云  
入一樓門滿壁悉是金榜銀榜備列人問貴人姓名將  
相二色名列金榜將相已下書列銀榜更有長鉄榜列  
州縣府僚屬姓名所見三榜之人悉是在世人若謝世  
者則隨所注落籍玄怪錄  
兩京記

命相重事大和七年六月二十七日文宗欲拜德裕平  
章事已進麻詔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日辰非佳

且宣麻二十八日放下宣布

獻替記

沙堤凡拜相禮絕班行府縣載沙填路自私第至於子

城東街名曰沙堤有服假問疾百僚就第有司設幕次

排班元日冬至立仗大官皆備珂傘列燭有五六百炬

謂之火城宰相火將至則皆撲滅以避國史李德裕初

作相罷京兆築沙堤兩街上朝衛兵本傳德裕初作相兩

街使請准例每早朝令兵衛送予判云在其瞻之地自

有國容當無事之時何勞武備衛送宜停獻替記

及父年李德裕自潤州年五十四除揚州五十八再入

相皆及吉甫之年緡紳榮光感定錄

事決於子令狐綯在相每朝廷大事一取決於子高如

元載之用伯和李吉甫之用

德裕

南都新書

歌後作相光化初昭宗還宮庶政未愜鄭繁每形於詩

告而朝之中人或誦其語於上前昭宗見其激訐謂有

蘊蓄就常奏班簿側注云鄭繁可禮部侍郎平章事中

書胥吏詰其家象謁繁笑而問之曰諸君大悞俾天下

人並不識字宰相不及鄭五也胥吏曰出自聖旨特恩

來日制下抗其手曰萬一如此笑殺他人明日果制下

親賓來賀搔首言曰歌後鄭五作宰相時事可知矣唐

朱相非相光化中朱朴自毛詩博士拜相而朴恃其口

辨謂可立致太平由藩王引導聞於昭宗遂有此命對

激之日而陳言數條每言臣必為陛下致之洎操大柄

殊無所成自是恩澤日衰中外騰沸內宴日俳優穆刀  
綾作念經行者至前朗諷曰若見朱相即是非相翌日  
出宮北齊書

三不開廢帝時馬胤孫為知臨事多不能決當時號為  
三不開謂其不開口以論議不開印以行事不開門以  
延士大夫也五代史胤孫入朝親舊未嘗延接時號三不

開相公入朝印不開見客口不開歸宅門不開紀異

取蝓蟻轉明宗入朝安重誨用事取謀于孔循舊相豆  
盧輩常說出官孔循不欲以河朔人入相極薦崔協而  
任園爭之云崔協者少識文字時人呼為無字碑有李  
琪者學際天人奕代軒冕五朝才拔藝可敵時輩百人讒

夫巧沮忌害其能必捨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  
取蝓蟻之轉也重誨欠而止然以孔循故終相之帝曰  
馮書說先帝判官與物無競可以相矣由是道與協並  
命而捨李琪識者惜之北齊書

閣下生麻梁相國鄭珣與李相國愚同為學士忽一日  
鄭之閣下有一麻生李曰承旨入相矣指麻示之曰此  
天命也願得當制以盡荒虛持亢陽既久其麻益茂高  
丈餘若雨露之偏滋焉及霜降成實取而視之真白麻  
也是夜制出果鄭登庸而李復寓直得不為乾坤之命  
朋友之分乎鄭年十九禮舉凡十九年登第又十九年  
入相時人謂之三九相公李嘗饒居忽遇暴雨一廷俱



為白沙公甚惡之及薨葬于伊闕得吉地于白沙里時  
人謂之白沙相公皆前定也

略中紀異

粥飯僧愍帝即位有意於治數召學士問以時事以李  
愚為迂未嘗有所問廢帝亦謂愚等無所事常日空相

曰此粥飯僧爾以謂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也

五代史

琉璃瓶廢帝欲擇宰相問於左右左右皆言盧文紀及

姚顛有人望廢帝因悉書清望官姓名內琉璃瓶中夜

焚香呪天以筋挾之首得文紀欣然相之

五代史

曲子相公晉相和凝少年時好為曲子詞布於汴洛洎

入相專託人收拾焚毀不暇然相國厚重有德終為艷

詞玷之契丹入夷門號為曲子相公

死而後語馬胤孫用廣順中卒于洛陽其家婢有為胤

孫語者初崔協為明宗相在位無所發明既死而有降

語其家胤孫又然時人嘲之曰生而不能言死而後語

云五代史

乘馬入宣德門王安石上元夕從駕乘馬入宣德門衛

士訶止之策其馬安石怒上章請逮治御史蔡確言宿

衛之士拱扈至尊而已宰相下馬非其處所應訶止帝

卒為杖衛士斥內侍安石猶不平

宋史

無名詩王荆公罷相鎮金陵是秋江左大蝗有無名子

題詩賞心亭曰青苗免役兩妨農天下嗟嗷怨相公惟

有蝗虫感恩德又隨鈞旆過江東荆公一日餞客至亭

天中記

卷之三

七

上覽之不悅命左右物色竟莫知其為何人也

舒荆王介甫先封舒公改封荆公詩曰戎狄是膺荆舒

是懲識者云宰相不學之過也筆他

三旨宰相王珪神宗時自執政至相凡十六年無所建

明率多諛順當時目為三旨相公以其上殿進呈云取

聖旨上可否訖云領聖旨退論稟事者云已得聖旨續

聖相秦檜兩據相位凡十九年劫制君父包藏禍心倡

和誤國忘讐戮倫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畧盡競進之徒

獻媚納交無所不至台州魯惇獻詩稱聖相靜江有驛

名秦城知府呂愿中率賓僚共賦秦城王氣詩張扶請

乘金根車又有乞置益國官屬及議九錫者檜聞之安

然察事之卒布漸京城小涉譏議即捕治中以深文又

陰結內侍及醫師王繼先伺上動靜郡國事惟申省無

一至上前者每事與帝爭勝曹鈞言水漲詔逐之檜陞

為從官周葵欲言梁汝嘉檜不待帝言即改除之檜病

帝幸其第問焉帝還宮命沈虛中草檜及熺制並令致

仕檜既死帝謂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史鑑

唐宰相唐侍中中書令是真宰相餘以他官參掌者無

定員但如同中書門下三品及平章事知改事參知機

務參與政事及平章軍國政事之名者並為宰相亦漢

行丞相事之例也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謂之政事

堂至永淳三年十月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

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開元十一年張說奏  
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通典

僕射古者重武官以善射者堂事故曰僕射僕射者僕

役於射事也秦世有左右曹諸吏官無職事將軍大夫

以下皆得加此官宋百官志嗣後職務漸重唐左右二僕射

因前代本副尚書令自尚書令廢闕二僕射則為宰相

故太宗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洞開耳目訪

求賢才是為宰相弘益之道通典

堂老宰相相呼為堂老國史補

無迹江揔自叙曰歷涉清顯不涉權幸嘗太息曰莊青

崔位至丞相無迹可紀趙元叔為上計吏光乎列傳陳書

### 翰林院

待詔所學士之職本以文學言語備顧問出入侍從因

得參謀議納諫諍其禮尤寵而翰林院者待詔之所也

志登瀛洲翰林院前代即無舊名貞觀中秘書監虞世南

等一十八人或秦府故寮或當時才彥皆以弘文館學

士會于禁中內參謀猷延引講習出侍輿輦入陪宴私

十數年間多至公輔當時號為十八學士天下慕向謂

之登瀛洲翰林故事

北門學士乾封中劉懿之劉禕之兄弟周思茂元萬頃

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舊志禕之

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舊志禕之

范履冰皆以文詞召入待詔常於北門候進止舊志禕之

上元中禘之遷弘文館直學士與著作郎元萬頃左史  
范履冰苗楚客右史周思茂韓楚賓等皆召入禁中共  
撰列女傳臣軌百寮新誠樂書凡千餘卷時又密令叅  
決以分宰相之權時人謂之北門學士禘之兄懿之時  
為給事中兄弟並居兩省論者美之傳

視草玄宗即位以萬機委積詔誥悉由中書或慮當劇  
而不用務速而時滯始選朝官有詞藝學識者故張說  
陸堅張九齡徐安貞張洎等召入禁中謂之翰林待詔  
王者尊極一日萬機四方進奏中外表疏批荅或詔從  
中出宸翰所揮亦資其檢討謂之視草故嘗簡當代四  
人以備顧問舊志

翰林學士太元二十六年始以翰林供奉改稱學士由

是遂別建學士院俾專內命於是太常少卿張洎起居  
舍人劉光謙等守居之而集賢所掌於此悉罷自後李  
白等在舊翰林院但假其名並無所職翰林故事

賜女壻張洎說子也以主壻玄宗特深恩寵許於禁中  
置內宅侍為文章嘗賜珍玩不可勝數時兄均亦供奉  
翰林院常以所賜示均均戲謂洎曰此婦翁與女壻非

天子賜學士也舊志

御手調羹李白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  
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知是  
布衣名為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置于金鑾殿出

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人無知者醜正同列官

能成誇格言不入帝用踈之本集李陽水序

承旨至德已後天下用兵軍國多務深謀密詔皆從中

出充擇名曰翰林學士德充選者文士為榮亦如中書

舍人例置學士六人內擇年深德重者一人為承旨所

以獨承密命故也上

召對移院德宗雅尚文學注意是選乘輿每幸學士院

顧問錫賚無所不至御饌珍肴輟而賜之又嘗召對於

玉堂移院於金鑾殿對御起草詩賦唱和或旬日不出

吳通微昆季同時擢用與陸贄爭恩不叶甚於水火天

下醜之翰林志

內相陸贄初入翰林特承德宗異顧歌詩戲狎朝夕陪  
遊及出居艱阻之中雖有宰臣而謀猷參決多出於贄

故當時目為內相舊唐

兄弟禁林吳通玄父道瓘德宗在東宮師也通玄兄弟

恒侍太子游貞元初召充翰林學士與兄通微同職禁

林人士榮之昭德王后崩詔李紆為謚冊文宰相張延

賞柳渾為樂章及進皆不稱旨並召通玄重撰凡中旨

撰述非通玄之筆無不憚然重之如此舊文苑傳

天子私人吳通玄充翰林學士知制誥與陸贄吉中孚

常執誼等同視草贄富于詞藻特承德宗重顧經歷艱

難通玄兄弟又以東宮侍上由是爭寵頗相嫌恨贄性

編急屢於土前短通玄傳既與二吳不協漸加浸潤  
 恩禮衰薄陸贄又上疏曰國朝典故詔令合由中書如  
 或墨制施行所司不須承受蓋以示王者無私之義為  
 國家不易之規貞觀中有學士十八人太宗但與講論  
 墳籍時務悉不相干玄宗末方置翰林張洎國親承寵  
 然止唱和批答樞密畧不與知肅宗奔播之時翰林始  
 掌書詔因循迄今漸逾職分物議不平皆云天子私人  
 侵敗綱紀致使聖代虧至公之休宰相有備位之名制  
 書職分宜歸中書學士之名宜革前弊德宗以贄指斥  
 微玄故不可其奏翰林志  
 袍覆常綬德宗時以左補闕為翰林學士密政多所參

逮帝常幸其院常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綱欲馳告之  
 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襖袍覆而去其待遇若此唐書  
 八博學士李程為翰林學士以堦前博日影為入候程  
 性懶每入必踰八博故號為八博學士傳  
 貯相唐之貴文至矣後王纂承多以國柄付文士元和  
 初憲宗遵聖祖故事視有宰相器者貯之內庭繇是釋  
 筆視而操化權者十嘗八九劉汝錫李絳集記  
 內庭老順宗不憚儲位未立王叔文起於非類竊學士  
 之名內連牛美人李忠言外結姦黨取兵柄弄神器天  
 下震駭是時鄭綱為內庭之老首定大計憲宗即位授  
 綱中書侍郎平章事翰林志德宗昇遐時東宮疾恙方甚

蒼卒召學士鄭綱等至金鑾殿中入或云內中商量所  
立未定衆人未對衛次公遽言曰皇太子雖有疾地居  
冢嫡內外繫心必不得已當立廣陵王若有異圖禍難  
未已綱等隨而唱之衆議方定唐舊

章制不言李吉甫除中書侍郎平章事適與裴垪同直  
裴垪草吉甫制吉甫草武元衡制雷籛揮翰兩不相知

至暮吉甫有歎惋之聲垪終不言書麻尾之後乃相慶  
賀禮絕之敬生於座中及明院中使學士送至銀臺門

而相府官吏候於門外禁署之盛未之有也翰林志

院長沈傳師入翰林為學士翰林缺承旨次當傳師穆  
宗欲面命辭曰學士院長參天子密議次於宰相臣自

知必不能願治人一方為陛下長養之因稱疾出唐書

三俊李紬字公垂能為歌詩鄉賦之年諷誦多在人口

元和初登進士第穆宗召為翰林學士與李德裕元稹

同在禁署時稱三俊情意相善唐舊三人以學識才名相

類情頗欵密德裕傳

大手筆李德裕穆宗即位召入翰林充學士帝在東宮

素聞吉甫之名既見德裕充重之禁中書詔大手筆多

詔德裕草之是月召對思政殿賜金紫之服唐舊

鈴有聲李德裕鎮蜀時謂幕賓韋絢云翰林院有懸鈴

以備夜直警急文書出入皆引之以代傳呼也長慶中

予為學士時河北用兵一夜鈴有聲如人引其索者使

視之則無人後往往如此使人待捧潛伺於下終無所  
覩而數教鳴動不已院中諸公私共准其鳴時皆應用  
兵處耗聲則急緩亦如之魯莫之差衆咸異之元相詩

云神械引鈴索

申文炳續  
翰林故事

蓬池鱸李德裕述夢詩曰荷淨蓬池鱸冰寒郢水醪注  
每學士初上賜食悉是蓬萊池魚鱸夏至復賜及頒燒  
香酒以酒味稍濃每和水而飲蓋禁中郢水酒坊也品一

集

此文饒詩也事文類聚乃云李白詩白詩注豈未見  
本集耶抑止抄騰故紙耶合璧因之殊誤觀者

門客我后憐詞客吾僚並雋髦注先朝曾宣諭卿等是  
我門客上事文作唐武后朝云李衛公詩話誤

請益崔郾字廣畧姿儀備秀人望而慕之敬宗即位拜  
翰林侍講學士旋進中書舍人謝曰陛下使臣侍講歷  
半歲不一問經義臣無功不足副厚恩帝慙曰朕少間

當請益唐書

三侍文宗召兵部尚書王起禮部尚書許康佐為侍講  
學士中書舍人柳公權為書學士每有疑義即召學士  
入便殿顧問討論率以為常謂之三侍學士恩寵異等  
東頭學士熊望登進士第粗有文學而務進不已時京  
兆尹劉栖楚以不次驟居清貫廣樹朋黨門庭無晝夜  
填委不息望出入栖楚之門有同密戚陰計密畫人無  
知者敬宗嬉遊之隙學為歌詩以翰林學士崇重不可



褻狎乃議別置東頭學士以備曲宴賦詩令採卑官才  
堪任學士者為之栖楚以望名薦送事未行而昭愍崩  
文宗即位常處厚輔政大去姦黨既逐栖楚流望漳州

司戶唐

華炬送院令狐綯為翰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  
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望見以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

唐書

禁中頗牧畢誠太和中進士擢第為翰林學士自大中  
末党項羗叛屢擾河西懿宗召學士對邊事誠即援引  
古今論列破羗之狀上悅曰吾方擇能帥安集河西不  
期頗牧在吾禁署卿為朕行乎誠忻然從命即用誠為

邠寧節度等使唐

不草制崔貽範於鳳翔圍城中據李茂真起復作相渥  
當草制抗疏論其不可夜半以授翰林院學士使中人  
馬從皓語渥曰學士無以性命為戲渥不荅扃戶而寢  
明日無麻制宣讀茂真曰陛下命相學士不肯草制與  
反何異昭宗曰卿薦貽範朕不拒渥不草制朕亦不拒  
其如道理分明何金密金姚垣曰使我當直亦繼以死唐  
龍鳳燭韓寅亮渥之子也嘗言渥捐館之日溫陵帥聞  
其家藏箱笥頗多而緘鐫甚密人罕見者意其必有珍  
玩使親信發觀惟得燒殘龍鳳燭金縷紅巾百餘條蠟  
淚尚新巾香猶鬱有老僕泫然而言曰公為學士日常

視草金鑾內殿深夜方還翰苑當時皆宮妓秉燭炬以  
送公悉藏之自西京之亂得罪南遷十不存一二矣延  
平家有老尼說斯事與寅亮之言同尼即渥之妾云唐南  
事近僱見惡於朱全忠貶祭懿厨天祐二年復召為學士  
還故官僱不敢入朝挈其族南依王審知而卒唐傳  
試五題昭宗召韓偓入院試文五篇萬邦咸寧賦拜昌  
言詩武臣授東川節度制各佛誓國王進貢書批三功  
臣讓圖形未繳狀云臣才不邁群器非拔俗待價既殊  
於積玉窮經有愧於籛金遭遇清時溷濡霽澤義冠振  
佩已塵象闕之班舐筆和鉛更辱金門之詔擊鉢謝捷  
纂組非工撫已循涯以榮為懼金鑾密記長興元年翰林學

士劉昫奏本院舊例學士入院除中書舍人不試餘皆  
試麻制答蕃書批答各一道詩賦各一首號曰試五題

典

斯文不墜陸扆字祥文文思敏速初無思慮揮翰如飛  
文理俱愜同舍服其能天子顧待特異嘗金鑾作賦命  
學士和扆先成帝覽而嗟挹之曰朕聞貞元時有陸贄  
吳通玄兄弟能作內廷文書後來絕不相繼今吾得卿  
斯文不墜矣唐舊  
光院錢陸扆援學士承旨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  
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斯例扆拜輔相之月送學  
士光院錢五百貫特舉新例內署榮之

天中記

卷三十一

三十六

光院例陸扈撰光院例榜于院臺云費調金聘能視草  
之煩勞擁出碧幢釋援毫之羈束固人臣之極摯亦翰  
院之榮華至於察風俗於一方賞貨泉于三使其為盛  
也抑又次焉各請出錢用光玉署翰林舊規  
下水船裴廷裕乾寧中在內廷文書敏捷號為下水船  
梁朱溫受禪為洎為學士嘗從容問及廷裕行止洎對  
曰頃歲左遷今聞旅寄衡水上曰頗知其人構思甚捷  
對曰向在翰林號為下水船上應聲謂洎曰卿便是上  
水船也洎微笑深有慙色議者以洎為急灘頭上水船  
也唐書

座主辱門生封舜卿梁時知貢舉後門生鄭致雍同受

命人翰林為學士致雍有俊才舜卿才思拙澁及試五  
題不勝困弊因託致雍秉筆當時議者為座主辱門生

同光初致仕北夢瑣言

學士將軍後唐同光中賜承旨盧質論思翊佐功臣旋  
授節制河中王道詩云視草北來唐學士擁髦西去漢

將軍時人榮之續翰林志

開閣取玩李幹為翰林學士常陞殿侍宴翰衣緣左右  
揖令退澣叱之遂賜緋與坐主和凝同任學士會凝入  
相澣常草制命開疑閣盡取器玩圖書以歸其縱率如  
此會廢學士院出為吏部員外郎遷禮部郎中知制誥  
復置翰林遷中書舍人再為學士時濤在酉掖搢縉榮

天中言  
之分

五鬼南唐李璟即位馮延巳喜形於色璟未聽政延巳  
屢入白事璟不悅曰書記自有常職餘各有司存何不  
憚煩也俄拜諫議大夫充翰林學士復結魏岑侵損時  
政與其弟延魯及陳覺查文徽等更相推唱時人謂之  
五鬼九國志

宿儒建隆元年學士王著以酒失扈蒙以請求皆貶官  
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以宿儒處之范質對曰竇  
儀清介重厚然頃自翰林遷端明矣帝曰禁中非此人  
不可卿當諭以朕意勉令就職分紀宋史  
恨不得為淳化四年以張洎錢若水為翰林學士洎等

赴上帝曰學士之職清切貴重非他官可比朕常恨不  
得為之故事學士赴生有勅設又罷其事當令設之仍  
召樞密直學士及知制誥預坐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  
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  
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後判吏部  
銓嘗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  
尚苦學江東士人之冠也上

洎字師黯南唐為清輝殿學士入宋與蘇易簡同在  
禁林甚被寵顧與蘇易簡不協事文引作張洎置之  
劉禘之柳公權之間誤

王堂署太宗以王堂之設其來尚矣但虛得其號而無

天中言

卷三十一

四

正名乃於紅綃上御書飛白四字題曰玉堂之罪以賜  
蘇易簡易簡公捧歸私第以慶耀其親擇日懸掛仍具  
高鐻于玉堂之上自待詔院吏而下減列賀于庭公曰  
自唐置學士來幾三百年今日方知貴矣即日詔宰輔  
暨兩制司臣就院勅設宴帳仍各賦長韻詩以紀其事  
其詩曰禁林讌會集分紀

仙職太宗至上林春融千花萬卉妍麗冠絕上必曲宴  
宰衡勳舊召兩制詞臣俯龍池垂金鈎舉暢賦詩終日  
而罷上嘗謂近臣曰詞臣實神仙之職也翊日凡所進  
詩悉廻御毫屬和以賜焉分紀

然窓玉堂東承旨閣子窓格上有火然太宗嘗夜幸玉

堂蘇易簡為學士已寢遽起無燭具木冠宮嬪自窓格  
引燭入照之至今不欲更易以為玉堂一盛事筆談

齋禁宋白賈黃中皆先達鉅儒同在齋禁筆談李衛公詩

畫壁看飛鶴倦圖見巨鰲注內署垣壁北畫松鶴先是

西壁畫海中曲龍山憲宗曾欲臨幸中復懼而塗焉

色叫舊制凡入兩府許薦館職試出身任監司者各一

員樞相王公德用自圃田復召入長宥密有千薦館職

王曰以君才進士登科所薦應格矣然某武人素不閱

書若奉薦則色叫矣世以為知言蓋今人以事理不相

當為色叫史塵

名目冀州城南有張耳冢在送客亭北契丹使者林牙

翰林學士使宋問知州王仲平不知張耳何代人其  
大使耶律防謝曰契丹家翰林學士名目而已

職難翰林樞機宥密之地翰林志夫發揮大猷藻飾上命

隻簡片削可以動乎人神風行四方萬里如親故議定  
於內而事脩於外言發於上而旨敷於人微乎斯文百  
度闕矣况此院之置尤為近切左接寢殿右瞻影樓晨  
趨瑣闥夕宿嚴衛密之至也驟鑣得御廐之駿出入有  
內司之導豐餼潔膳取給大官衾綈服御於中庫恩  
之厚也備待顧問辯駁是非典持繚牘受遣群務凡二  
世得失動為臧否職之重也非夫格謹而有立秉貞而  
通理俾義樞要簡乎宸心言不及溫樹之名慎不違轅

駒之數處其職者不亦難乎翰林故事

六如建中以來簡授充重故必密如孔光博如遜州文

如御雲學如向歆器如黃顏直如史魚然後得中第士

之游心處已景行於六如者而又飾之以潔球璋之行

貫金石之誠雖潛聲匿迹莫能脫乎漢特始建置尚書

郎五人平天下奏議分直建禮含香握蘭居錦帳食大

官則今之翰林名異而實同也時論以為登玉清翔紫

霄豈蓬山瀛州而足喻乎常處厚翰林驪陸記亦曰王署玉堂馬

位學士上唐舊制學士無得以承旨為名者應對顧問

參會第班以官為上下憲宗末貞元年始命鄭網為承

參會第班以官為上下憲宗末貞元年始命鄭網為承

首位在諸學士上居東第一閣承旨院記凡內宴坐次於宰

相坐居一品班之上翰林志後唐明宗勅今後學士入院

並以先後為定惟承旨出自朕意不計官資先後在學

士上其年十一月初新除翰林學士張昭遠早踐綸閣

又司史筆曾居憲府累陞貳卿今既擢在禁林所宜別

宣班序其立位宜次崔稅五代職官志

三昧學士每下直出門相譖謂之小三昧出銀臺乘馬

謂之大三昧如釋氏之去纏縛而自在也翰林志

歎老卒梅詢為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構思甚苦推

紙循背而行忽見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

湯哉徐問之曰識字乎曰不識梅曰更快活也

大學士上欲以張燕公大夫夫學士辭曰學士本無大稱

中宗欲以崇寵大臣修文館乃有大學士之名如臣未

學動陛下規模豈敢首以大為稱辭再三從之集賢後記

宴集賢院故事官重者先飲說曰吾聞儒以道相高不

以官闕為先後太宗時脩史十九人長孫無忌以元舅

每宴不肯先舉爵長安中與脩珠英當時學士亦不品

秩為限於是引觴同飲時伏其有體唐書

錢充食本時又賜錢一千貫文以充食本時院內供擬

稍厚中書舍人陸堅亦充翰林供奉每日入院堅以學

士咸非其人而所司祇候供擬優厚將為糜費嘗曰此

何益國家空致如此費損將建議請一切罷之燕公明

天中記

之曰吾聞自古帝王功成理定則有奢縱之戒或造地  
臺或耽聲色豈如今日聖上崇儒重道親自講諷刊校  
圖書詳延學者今日麗正即是聖主禮樂之司求代楷  
模不易之道也所費者細所益者大陸子之言未為違  
也上聞其言堅之恩眷漸減初也集賢記注  
獻詩賜贊張燕公等因獻賦詩上各賜贊以褒美之勅  
曰得所進詩甚有佳妙風雅之道斯焉可觀並據才能  
畧為贊述具如別紙宜各領之上自於五色牋八分書  
之賚付院散付學士 張說德重和鼎功踰濟川詞林  
之翰苑光鮮 徐堅校文天祿論經上庠華詞苑麗  
抑揚 賀知章禮樂之司文章之花學優藝博才

高思遠 趙冬曦白簡端嚴青史良直清詞雅韻博賢  
強識 康子元才識清遠言談幽秘四科文學六書仁  
義 侯行果洪鍾行叩明鏡不疲理窮繫象動中威儀  
書述職參山南業纂玄成六藝述作四始飛英敬會  
真名乃會真迹惟契道樞衣講習臨筵振藻 趙玄默  
才比丘明學兼儒墨叙述微婉講論道德 東方顯地  
遊天祿門嗣滑稽三冬足用六藝斯齊 李子釗干木  
流慶指樹貽芳諷諫遺闕啓發篇章 呂向族茂非熊  
才方班馬考李篇籍抑揚風雅 毋照軒轅之任諫諍  
之職聞詩聞禮有才有識 陸去泰才光於晉價重於  
張州縣斯屈文翰尤長 咸廩業郁郁高文英英博識



持我刑憲是稱諒直 余欽文章兩瞻才術兼美思在  
專經學通舊史 孫季良蓬山之秀芸閣之英雄詞卓  
傑雅思縱橫 尋勅善寫真人貌學士等欲畫像書贊  
於含象亭駕車駕東行竟不果注

擲雙陸頭子十三年三月因奏封禪儀注勅學士等賜  
宴於集仙殿上制詩序群臣賦詩上於坐上口詔改為  
集賢殿時預宴者宰臣源待中乾曜燕公學士徐堅賀  
知章康子元趙冬曦侯行果敬會真趙玄默常述李子  
釗陸去泰呂向咸虞業毋照余欽孫季良馮朝隱等時  
新進櫻桃上令遍於席上散布各領諸官拾取之飲以  
醇醪清醕之酒酒酣簾內出彩牋令燕公賦官韻群臣

賦詩並出彩羅令擲雙陸頭子得重彩者分之宴訖門  
銀盤雜綵有差

文儒之美張燕公嘗謂人曰學士者文儒之美稱皆須  
詔勅特授豈合因循自名時賀知章從太常少卿遷禮  
部侍郎兼授學士一日併謝訖謁宰臣源待中曰賀公  
久著盛名今日一時加二榮命並為學士之光輝雖然  
學士與侍郎二者孰為美燕公曰侍郎自皇朝已來為  
衣冠之華選自非履歷清要望實具美者無以居之雖  
然終是具負之吏又非往賢所慕學士者懷先王之道  
為搢紳軌儀茲楊班之詞彩燕遊夏之文學始可處之  
無愧二美之中此為愈也上

十八學士張說前後三入相三十餘年掌文學之任為  
唐文宗上嘗為文拜於禁中令說視草說亦善用已長  
引文儒侍從之臣以左右王化天子始以經術之道開  
集賢院殿置十八學士以修太宗之政當時綴文之士  
始尚古風上之好文自說始也分  
固辭加大李泌為相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士修國史  
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為之固辭乃以學  
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為大學士亦引泌為讓而止書  
月餘東壁貞元四年八月月餘東壁泌曰東壁圖書府  
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矣昔燕國公張  
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卒上

學上兩人後唐天成元年命馮道趙鳳克端明殿學士  
非舊號也馮道勿記云天下儒生僅餘萬數殿前學士  
只有兩人時輩榮之續倫

集賢是家南唐徐錯為虞部員外郎專掌集賢院由此  
銳意群籍不復問家事常言即賢院即是吾家指所居  
曰此寄宿之所爾九國志錯字楚金與兄鉉同有大名於  
江左錯兄弟俱忝近侍而其文相軋議者方晉之二陸  
云南唐書

夢堂抽筆為蜀辛寅遜夢掌中抽筆占者曰君必遷翰  
林學士未幾果然

五鳳齊飛太宗時宋白賈黃中李至呂蒙正蘇易簡五

人皆同時拜翰林學士承旨扈蒙贈之以詩云五鳳齊  
飛入翰林其後呂蒙正至宰相賈黃中李至蘇易簡皆  
至叅知政事宋白官至尚書老於承旨皆為名臣歸田錄  
賜詩真宗作歌一首賜新授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  
陳彭年因謂向故中等日頃命學士罕曾賜歌詩因曰  
彭年詞學優長擢居清近久益慎密多聞好學鮮有借  
者平居寫萬餘言復精詳典禮深明法令人或請益應  
答如流皆有依據常令檢討典故質正文義每一事具  
載經史子籍所出備而後已自非強記何由至此敏中  
曰彭年全才也豈止於文雅雍容侍從而已至如參酌  
時務詳求物理皆出人意表上然之因曰詳定所事無

大小皆俟彭年裁制而後定此一句不可廢也往者參  
酌典禮雖徧歷攸司而所見皆出胥史今以為式編  
寡合見譜楊億以文章擅天下然性勁剛寡合有惡之  
者因事譖之六年在學士院忽夜召見於一小閣深在  
禁中既見賜茶從容顧問久之出文藁數篋以示大年  
云卿識朕書蹟乎皆朕自起草未嘗命臣下大年惶恐  
不知所對頓首再拜而出乃知必為人所譖矣由是佯  
狂奔于陽翟真宗好文初待大年恩禮漸衰亦由此也

歸田錄

不稱求解楊億為學士時草答契丹書云隣壤交歡草  
既進真宗自注其側曰朽壤冀壤億遂改為隣境明日

引唐故事學士作文書有所為不稱職當罷因亟求解職真宗語宰相曰楊易不通商量真有性氣

地勢清切舊翰林學士地勢清切皆不兼他務文館職

任自校理以上皆有職錢唯內外制不給揚太年久為

學士家貧請外表辭千餘言其間兩聯曰虛忝其泉之

從臣終作莫敖之餒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

筆談自後乃得判他局

東軒筆錄

夢宣召對蔡子直誠英宗于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

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仙不及見一日夢宣召

賜對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留之曰只住此更毋得去寤

而既憶乃靈駕發引曰因大慟哭遂得即日中而卒其

幽宜之感有如此焉

東齋記事

夢同禁林元厚之少時曾夢人告之異日當為翰林學

士頃兄弟數人同在禁林厚之自思素無兄弟疑此夢

為不然熙寧中厚之除學士同時相先後入院為學士

者一拜持國維一除和叔繹一鄧文約一楊元素繪

並厚之名絳五人名皆從系始悟兄弟之說

擬謝表蘇子瞻年十餘歲在鄉里見老蘇誦歐公謝宣

召赴學士院仍謝對衣并馬表老蘇令坡擬之其間有

云匪伊垂之帶有餘非敢後也馬不進老蘇喜曰此子

他日當自用之至元祐中再召入院作承旨仍益之云

枯羸之質匪伊垂之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馬不

進侯錄

金蓮燭送蘇子瞻為學士日鎖院召至內東門小殿時  
子瞻半醉命以新水漱漱口解酒已而入對授以除目  
呂公著司空並平章軍國事呂大防范純仁右左僕射  
旨畢宣仁忽謂官家在此子瞻曰適已起居矣宣仁曰  
有一事要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子瞻曰汝州團練副  
使曰今為何官曰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子瞻  
曰遭遇陛下曰不干老身事子瞻曰必出自官家曰亦  
不關官家子瞻曰豈大臣薦論邪曰亦不關大臣事子  
瞻驚曰臣雖無狀必不別有干請曰又待要學士知此  
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倚筯看文字謂內人曰

蘇軾文字也神宗忽時稱之曰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  
耳子瞻哭至笑聲宣仁與上左右皆泣已而賜坐喫茶  
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子瞻拜而出撤金  
蓮燭送歸院隨手雜錄宣仁高氏英宗后也

慈聖曹后一日見神宗不悅問其所以神宗答曰廷  
臣有競訕朝廷者欲議施行慈聖曰莫非軾轍也老  
身嘗見仁祖時策士大悅得二文士問是誰曰軾轍  
也朕留與子孫用神考色漸和東坡始有黃州之謫  
宗耳慈聖仁宗后也

禿髮翁張廷建中靖國間例復官職有請十首一曰  
陽城論事蓋當世陸贄草詔傾諸公翰林若要真學士

喚取澹州秃髯翁謂東坡也

錄侯鯖

神仙中人周麟之為學士姿儀洒落進止疑重班冠玉

筭望之者意神仙中人言行錄麟之受召撰張循王碑文

成奏御天筆批其後十八字曰誌銘叙事詳盡造語簡

要披閱數四但有歎嘉士林傳翫以為寵

特賜韓門下維以賜出身熙寧末特除翰林學士崇寧

中林彥振擢賜出身用韓例亦除翰林學士國朝以來

不由科第除者此二人翰苑群書按韓省試中以兄億執政

不就廷試後為館者以至兩制未嘗賜第也同上

戒子李昉素病心悸每數歲一發常語諸子曰我與詔

命三十年勞役憂思而致是疾爾曹當戒之

侍讀

耆儒唐玄宗開元三年制曰朕應政之暇常覽史書但

關理道實所留心中有關疑時須咨問宜選耆儒博碩

一人每日入內侍讀公卿薦光祿卿馬懷素因拜左散

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暉更入侍讀舊唐書

師資馬懷素為秘監兼昭文館學士性篤學手不釋卷

謙恭謹慎深為玄宗所禮令與左散騎常侍褚無暉同

為侍讀每次閣門則令乘肩輦以進上居別館以路遠

則命宮中乘馬或親自送迎以申師資之禮上

顧待甚厚褚無暉景雲中初玄宗在春宮拜業兼皇太

子侍讀嘗撰翼善記以進之皇太子降書嘉勞賞絹丁

憂解職服闋復為侍讀以其年老每隨仗出入特許緩行又為造腰輿令內給使輿於內殿初無量與馬懷素俱為侍讀領待甚厚及無量等卒後祕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等又入侍講雖屢加賞賜而禮遇不逮褚馬

有古人風白履志博涉文史嘗隱居千古大梁城時人號為梁丘子景雲中徵拜校書郎尋棄官而歸開元中王志愔表薦履忠隱居讀書貞苦守操有古人之風堪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閣侍讀徵赴京師及至履忠辭以老病不任職事上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游京師徐返里間履忠留數月乃去

稽古之力王迴質開元十年拜集賢院學士仍侍讀迴質山東宿儒褐衣召拜既入侍讀仍令侍皇太子讀書及壽王通孝經賜束帛酒饌及床褥衣被等令迴質坐床上羅列所賜物金吾奉歸其家里巷觀者如堵家人門歡譟皆歎曰稽古之力信不虛也

職官分紀

獻龍樓箴順宗為太子歸崇敬與登父子侍讀及即位復為皇太子諸王侍讀獻龍樓箴以諷

戲言取悅帝綬字子章元和中充太子諸王侍讀時穆宗在東宮方幼好戲綬講書之隙頗以朝誚悅之嘗密齋家所造食入宮餉太子憲宗嘗召對綬奏曰太子學書至依字輒去旁人臣問之太子云君父以此字可天

下奏事臣子不合全書上益嘉太子之賢賜綵錦綬無  
威儀時以人間鄙說戲言以取悅太子太子因入侍讀  
綬語憲宗不悅謂侍臣曰凡侍讀者當以經義輔導太  
子納之軌物而綬語及此予何望耶乃罷侍讀出為虔  
州刺史穆宗即位以師友之恩召為尚書右丞兼集賢  
院學士甚承恩顧出入禁中唐劉納言乾封中歷都水  
監主簿以漢書授沛王賢及賢為太子皇累遷太子洗  
馬兼充侍讀常撰諛諧集十五卷以進太子及賢廢高  
宗見而怒之曰劉納言自府入久淹歲月朝遊及處  
竟無匡贊闕忠孝之良規進諛諧之鄙說儲宮敗德抑  
有所由配流振州而死上

固嗣相位薛放登進士第性端厚寡言憲宗以儲皇好  
書求端士輔導經義選充皇太子侍讀及穆宗嗣位未  
聽政間放多在左右密叅機命穆宗常謂放曰小子初  
承大寶懼不克荷先生宜為相以匡不逮放叩頭曰臣  
實庸淺獲侍冕旒固不足裨塵大位輔弼之任自有賢  
能其言無矯飾皆此類也穆宗深嘉其誠因召對思政  
殿賜以金紫之服唐舊

薛侍讀韋溫字弘育綬子也為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  
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  
寧綬治命邪換知制誥初兼莊恪太子侍讀晨詣宮中  
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安天子如文



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太子得罪詔諭群臣温  
曰陛下訓之不早非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唐書  
綬貫之兄也與前條常綬同名耳

十訓丁公著充皇太子諸王侍讀因著太子及諸王公  
十訓十卷穆宗立遷工部侍郎寵青宮之舊也唐書  
當世仲尼王起字舉之文宗好文尚古學時鄭覃長於  
經義起長於博洽俱引入翰林講論經史起僻於嗜學  
雖官位崇重耽玩無鞅書無不覽經目靡遺以太子登  
儲欲令儒者授經乃以兵部尚書燕太子侍讀為太子  
廣五運圖及文苑秀句獻之帝數勅逮時政題詩太子  
勿以賜詔畫象便殿號當世仲尼

敷引時事邢昺字叔明真宗始置翰林侍讀學士首以

命昺即於便坐令講左氏春秋嘗講孝經禮記論語書

易詩據傳疏敷引之多及時事真宗甚嘉獎之東坡事畧

敷暢經旨仁宗常詔翰林侍讀學士張錫講書禁中錫

敷暢經旨議論該洽上嗟賞久之錫時年六十七鬢髮

皓然上曰卿老矣記問不衰乃以飛白書博學字賜之

因訪以治道錫曰節慾者治身之本也慎刑賞者治平

之本也時貴妃被幸故以此諷之上改容曰卿言甚嘉

朕恨用卿晚矣國史

旋閱經史夏竦之子安期除侍讀學士經術不甚深而

登進經筵日夕旋閱經史以備顧問自厭之乃懇求外

補帥延州

侍講

諫申韓庾亮字元規 與初拜中書郎領著作侍講東  
宮其所論釋多見稱述與溫嶠俱為太子布衣之好時  
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太子亮諫以申韓刻簿傷化  
不足以留心太子甚納焉書

受經講業蕭德言博涉經史尤精左氏春秋好屬文晚  
年尤篤志於學自晝達夜畧無休倦每欲開五經必束  
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  
德言曰敬先聖之言豈憚如此時高宗為晉王詔德言  
受經講業及升春宮仍兼侍讀舊唐書

學有師法常處厚字德載通五經博覽史籍而文思贍  
逸穆宗以其學有師法召入翰林為侍讀學士處厚以  
幼主荒怠不親政務既君納誨之地宜有以啓導性靈  
乃銓擇經義雅言以類相從為二十卷謂之六經法言  
獻之錫以繪帛銀器仍賜金紫與司勳員外郎史館修  
撰路隨並充翰林侍講學士召入太液亭命分講毛詩  
關雎尚書洪範等篇訪以理躰處厚等演經義以廣規  
風之道從容開納賜酒果而罷

經史要錄鄭幹餘慶子也文宗初擢為翰林侍讀學士  
上命撰經史要錄二十卷書成上喜其精博因以十卷  
書語類上親自發問幹應對無滯錫以金紫舊唐書

抄撮六經崔郾愍即位選侍講學士轉中書舍人入思  
政殿謝恩奏曰陛下用臣為侍講半歲有餘未常問臣  
經義今蒙轉改實慙戶素有媿厚恩帝曰朕機務稍閑  
即當請益郾退與同列高重抄撮六經加言要道區分  
事類凡十卷名曰諸經纂要與人主易於省覽上嘉之  
賜綵二百疋

迭處禁密高元裕自侍講為中丞文宗難其代元裕表  
言兄少逸才可任因遷少逸議諫大夫代元裕為侍講  
學士兄弟迭處禁密時人榮之

而宣王起開成三年入翰林為侍講學士文宗或僻字  
疑事令中使口宣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十篇號曰寫

宣唐

復召鄭覃太和三年充翰林侍講學士覃長於經學稽  
古守正文宗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以覃與李德裕善  
惡覃禁中言事奏為工部尚書能侍講學士上好經義  
心頗思之六年二月復召為侍講學士七年德裕作相  
上嘗于延英謂宰相曰殷侑通經學為人頗似鄭覃宗  
閔曰覃誠有經學於議論不足聽覽德裕曰殷鄙之言  
他人不欲聞惟陛下切欲聞之覃嘗嫉人朋黨為宗閔  
所薄故也唐舊

流人補李訓太和八年自派人補四門助教召入內殿  
面賜緋魚充翰林侍講學士入院日賜宴宣法曲第子

二十人就院奏法曲以寵之兩省諫官鄭肅高元裕等  
伏閣切諫言訓姦邪海內聞知不宜令侍宸宸帝終不  
聽  
樂術述鄭注始以藥術游長安始李愬病痿注治之有  
狀王守澄神其術太和八年注進藥方一卷上令守澄  
召對浴堂門賜金紫召對之夕慧出東方九年充翰林  
侍講學士召自九仙門帝面賜告身時李訓附注以進  
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為朝  
夕可致昇平兩姦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既得行其志生  
平恩讎絲毫必報朝士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後敗  
籍沒其家財得絹一百萬匹他貨稱是

詹事

給事太子詹事秦官掌皇后皇太子家應劭云詹省也  
給也言給事太子

卮酒進上寶嬰景帝初為詹事帝弟梁孝王母寶太后  
愛之孝王朝因燕昆弟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上從  
容曰千秋萬歲後傳王太后驩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  
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漢之約也上何以得傳梁王太  
后由此憎嬰前漢

掌東宮晉以保傅位尊不宜親細務武帝咸寧初用黃  
門侍郎楊珣為詹事掌東宮之任珣遷為少傅六

清貞陸曄字士光少有雅望從兄機每稱之曰我家世

不乏公矣太興元年遷太子詹事以清貞著稱晉書

願言匪獲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濟才術與世祖同年

相善謂世祖曰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太子詹事世

祖即位累遷左將軍中護軍特進晉諸公讚

功高後至謝琰字瑗度安少子也為輔國將軍距氏進

號征虜左僕射領詹事陳邵錄漢朝選德禮儀峻于竇卿

晉代任賢光榮歸於謝琰大唐詔令

總司武帝以王恭為丹陽尹領詹事恭讓表曰今皇儲

始建四方是式總司之任崇替所由宜妙簡才賢盡一

時之勝豈臣最庸所可叨忝晉起居注太原王恭為中書令

領詹事學問清操過人中興書

裁斷下壺為世子師前後居師任之任盡匡輔之節一

府貴而憚焉中興建補太子中庶子侍講東宮遷太子

詹事世稱下壺裁斷切直敷實忠於事上也晉書

北訓江夷為右僕射主上欲用領詹事語王淮卿可覓

比例淮對曰臣當出外尋訪淮後見主上問近所道事

卿已得例未淮曰謝琰右僕射領詹事琰即謝公之子

恐夷非其例事遂不行俗說

彈肅詹事彈肅一宮如尚書令中丞矣王琨答徐馳書彈違是

屬宜肅事於東朝王制博望斷機之規輿情僉屬承華

彈肅之寄任賢斯在李寬制

密函宋殷景仁不為文而敏有思致不談義而深達理

至於國典朝章舊章記注莫不撰錄識者知其有當世之志也宋少帝時與王華王曇首劉湛四人並為侍中以風力局幹冠冕一時同升之美近代莫及元嘉中丁母憂起為領軍將軍固辭服闋遷尚書僕射太子詹事劉湛代為領軍後以劉湛等毀停家養病者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中以十數後將收湛上召入華林園誅討處分一皆委之代義康為揚州刺史南風素孔稚珪字德璋少學涉有美譽宋明中歷中庶子永元中遷太子詹事辭表曰太子霞鸞青殿日光春官駕紫谷之英攘洛笙之響自非器上白雲韻同明月何以延芳芝苑插羽瓊條竇嬰戚貴於西京陸曄風素於

東國伊人之美方曰可舉臣亦何斯而敢忝冒也

儲端陸倕字佐公少勤學善屬文晝夜讀書如此者數歲所讀一遍必誦于口舉秀才高祖雅愛倕才遷太子庶子除詹事免讓表曰儲端華重實異恒司南章馬宮已擇儒雅竇嬰許商爰取姻戚自茲已降名器日隆歷異才賢若何叨越也

宮端孔奐為吏部尚書陳後主時在東宮欲以江撝為太子詹事令管記陸瑜言之奐曰江有潘陸之華而無園綺之實輔弼儲貳竊謂非材後主深以為恨乃自言於宣帝宣帝將許之奐乃奏曰江撝文華之人今皇太子文華不少無籍於撝如臣愚見願選敦重之才以

居輔導帝曰誰可與曰都官尚書王廓代有懿德識性  
敦敏可以居之後主時亦在側乃曰廓王泰之子不可  
居太子詹事與又曰宋朝范曄即范泰之子亦為太子  
詹事後主固爭之帝以摠為詹事由是忤旨南史十七摠性  
寬和溫裕尤工五言七言溺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  
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摠家宣帝  
怒免之上二十六

審諭李綱武德初為太子詹事隱太子建成初甚禮遇  
建成常往溫湯綱疾不從有進生魚者將召饗人作鱸  
時唐儉趙元楷自替其能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鱸鯉  
調和鼎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弼諧固屬於李綱矣唐

諫近闈官于志寧為太子詹事太子承乾所為多不法  
令闈官多在左右諫之及承乾敗太宗謂志寧曰知公  
教有親諫深嘉勉勞右庶子令狐德棻等以無諫章皆  
從貶貴唐書

諫遊畋張玄素為少詹事轉右庶子時承乾居春宮頗  
以遊獵廢學玄素上書諫曰弘道在于學古學古必資  
師訓殿下地居儲兩當須廣樹嘉猷既有好畋之淫何  
以主斯斯鬯又諫曰殿下霄資已隆尚須學文以飾其  
表至如孔穎達趙弘智等非惟宿德鴻儒亦兼達政要  
望令數得侍講開釋物理覽古諭今增暉睿德而雕蟲  
小伎之流祗可時命追隨以代博奕耳承乾並不能納

屈階資高宗為皇太子轉李勣為太子詹事太宗謂曰  
我兒新登儲貳卿舊長史今以宮事相委故有此授雖  
屈階資可勿怪也上

宮尹龍朔二年以詹事府改曰端尹府詹事曰端尹少  
詹事曰少尹武后光宅元年改曰宮尹府詹事曰宮尹  
少詹事曰少尹中宗還東宮豆盧欽望為宮尹志通典會要

衣錦還鄉張行成為太子少詹事太宗東征皇太子於  
定州監國即行成本邑也太子謂行成曰今者送公衣  
錦還鄉於是令有司祀其先人墓唐

啓薦劉憲景雲初遷太子詹事時玄宗在東宮雅意經  
籍憲曰殿下儲副非以尋章摘句要通大意而已侍讀

褚元亮經明行修宜召問以察其言上

指床龜張說女嫁盧氏嘗為舅盧公求官候父下朝而  
問焉父不語但指搯床龜而示之女歸告其夫曰舅得  
詹事矣

班位失序蘇弁德宗時改太子詹事弁初入朝班位失  
序殿中侍御史鄒儒立對仗彈之於金吾待罪數刻特  
釋放舊制太子詹事班次太常宗卿之下貞元三年御  
史中丞竇叅叙定班位移詹事在河南太原尹之下弁  
乃引舊班制立臺官詰之仍給云已白宰相請依舊故  
為儒立彈之唐

禮上文宗時馮定改太子詹事宰臣鄭覃拜太子太師



欲於尚書省上事定奏曰據六典太師居詹事府不合於都省禮上乃詔於本司上事人推美之土

庶子

主宮中庶子主宮中并諸吏之適子及支庶在版籍者也行其秩序作其徒役授八次八舍之職以徽候環發肅敬王商字子威少為太子中庶子以肅敬敦厚稱書古義規諫霍弋字紹先峻子也後主立太子璿以弋為中庶子璿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之休蜀志

流俗異趣武帝咸寧初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

疾帝初雖不奪其志晉書

顯職齊王攸與山濤書曰太子中庶子東宮顯職加侍

接左右誠宜得篤粹有行檢之人想悉在尊意必允衆

望也上

俊茂中庶子缺宜得俊茂者以濟陰太守留儼陽城太

守石崇參選不審可有合聖意者不山公啓事

陪臣鄭默字思元表子也考覈舊文刪省浮穢武帝受

禪與太原郭奕俱為中庶子朝廷以太子官屬宜稱陪

臣默上言皇太子體皇極之尊無私於天下官臣皆受

節天朝不得同之藩國事遂施行晉書

獻行臣箴温嶠元帝時遷太子中庶子在東宮深見寵

遇太子與為布衣之交僚屬莫與為比數陳規諷又獻侍臣箴甚有弘益上

朝儀取正明帝之在東宮孔衍領太子中庶子于時中興肇構庶事草創衍經學淵博該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上

管總門下王珣啓以桓謙為中庶子曰東宮之選中庶子管總門下亦不可不得其才也上

正始遺風袁粲言於帝曰張緒有正始遺風宜為官職復轉中庶子齊書

又留承華王瑒父冲堂為瑒辭領中庶子世宗顧謂冲巨所以久留瑒於承華正欲使太子微有瑒風法耳陳書

教絃歌劉行本拜太子左庶子皇太子虛衿敬憚時唐令則亦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絃歌教內人行本責之曰庶子當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間哉令則甚慙而不能改隋書

美臣劉行本為庶子時左衛率長史夏侯福為太子所昵太子嘗得良馬令福乘而觀之太子甚悅因欲令行李復乘之行本不從正色而進曰至尊置臣于泣者欲令輔導殿下以正道非為殿下作美臣也太子慙而止行本卒後而太子勇廢文帝曰若使劉行本在勇當不及於此上

去晉薛元超永隆二年拜中書令兼太子左庶子高宗

幸東都太子於京師監國因留元超以待太子帝臨行謂元超曰朕之留卿如去一臂但吾子未閑庶務關西之事悉以委卿所寄既深不得默爾唐  
諫獵吳兢為左庶子玄宗東封在路多射獵競諫曰陛下爰自洛邑將告禪岱宗行經數州屢以畋獵為事誠外方之漸非致禮之所急况登封告成禮容甚大畋遊之事克損威儀又正觀時太宗文皇凡在巡行則博選識達古今之士以在左右每至前代興亡之地皆詢其所由用為鑒誠伏願陛下遵而行之則與夫騁奔馬於澗谷要狡獸於叢林不慎垂堂之厄不思馭朽之變不可同日而論也職官分紀

坊寺晉王珉曰中庶子稱坊詹事稱寺寺同於九卿坊如天朝之稱臺

洗馬

清道徐邈問王珉漢制洗馬冠高山冠職如謁者中朝新制洗馬進賢冠出別在馬前清道故曰洗馬職官分紀  
執干戈勾踐入官於吳執干戈為吳王洗馬故能殺夫差於姑蘇子韓  
善宦汲黯字長孺孝景時為太子洗馬黯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四至九卿漢書  
不空有名李密晉武徵為太子洗馬詔累下郡縣逼遣密上數疏武帝覽其表曰密不空有名嘉其誠款賜奴

婢二人郡縣供其祖母俸贍後劉終復以洗馬徵襄陽

兄弟同任解系字少連次第結字仲連次第育字稚連

各清身潔已仕皆為洗馬州里榮焉王隱晉書云

上五事江統字應元為太子洗馬在東宮累年甚被親

禮太子頗闕朝覲又奢費過度多諸禁忌統上五事諫

之晉書統召補洗馬每有疑滯大事章奏表議輒為同官

所推常為之作草文上

廊廟才裴松之字世期宋武帝北伐領司州刺史既尅

洛陽松之居州行事宋國初建毛德祖使洛陽武帝敕

之曰裴松之廊廟之才不宜久居邊務今召為太子洗

馬與殷景仁同可令知之南史

甲族才望更於陵字子介天監中為太子洗馬舊事東

宮官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

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竝擢充職高祖曰官以

人而清豈限以甲族時論以為美梁傳

正庶子罪李綱字文紀開皇末為太子洗馬皇太子勇

嘗以歲首宴宮臣左庶子唐令則自請奏琵琶又歌武

媚娘之曲綱白勇曰令則身任宮僚職當調護乃於宴

座自比倡優進淫聲穢視聽事若上聞令則罪在不測

豈不累於殿下臣請舉正其罪勇曰我欲為樂耳君勿

多事綱趨而出舊唐

掌閣籍唐司經局洗馬掌經籍出入侍從圖書上東宮

者受而在之龍朔二年改洗馬為司經大夫三年改司  
經局為桂坊以洗馬為桂坊大夫糾正遺失通典志  
經局長官常袞為相先是百官俸料寡薄袞與宰相楊  
綰奏請加之時韓滉判度支袞與滉各騁私懷所加俸  
料厚薄由已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袞惡太子詹事趙憇  
因皆少給之太子洗馬實司經局長官文學為之貶袞  
有親戚任文學者乃給十二千而給洗馬十千其輕重  
任情如此舊唐書  
秦君秦景通與弟晞尤精漢書當時習漢書者皆宗師  
之常云景通為太秦君晞為小秦君若不經其兄弟指  
授則謂之不經師匠無足也景通貞觀中為洗馬上

中允

朝請起居漢制太子五日一朝其非朝日即遣僕及中  
允入朝問起居隋有內允貞觀初曰中允掌侍從贊相  
駁正啓奏總司經皇太子出則版奏外辦中嚴入則解  
嚴龍朔元年改門下坊曰左春坊中允曰左贊善大夫  
通典王珪孔穎達杜淹陸德明王維為中允  
疾風勁草裴諝字士明少舉明經為史思明補得營疏  
賊短長以聞賊平除太子中允代宗居段赴行在上見  
而謂之曰疾風知勁草果信矣舊唐書

諭德

諭道德左右諭德掌諭太子以道德也皇太子朝官臣

則列侍於左右階出入則騎從於正道之左右其內外庶政有可為規諷者隨事而贊論焉六典

文雅粉澤負半千武后時入弘文館為學士武三思用事以賢見忌出豪漸二州刺史半千不韻任吏常以文雅粉澤故所至禮化大行睿宗初召為太子右諭德仍

學士職唐書

諭善箴肅承慶字延休弱冠舉進士辭藻之美擅于一時累遷太子司議郎太子賢監國不近聲色承慶上書諫曰殿下岳峙淵渟金貞玉裕百僚仰重曜之暉萬姓聞洊雷之響君處服玩必循節儉毀獵遊娛不為縱逞則可以克享終吉長保利貞又當為諭善箴以獻太子

太子賜予甚厚文之以病免改授太子諭德上

東察德宗拜崔芋為諭德芋對東官曰臣不識朝廷典故見殿下合稱臣否東官曰卿是東察自合知也上

贊善

翊贊左右贊善大夫龍朔二年初置左贊善大夫替中冗置右贊善大夫替中舍人咸寧元年中允復舊而贊善大夫別自為官皆掌侍從翊贊太子以規諷也皇太子出入動靜苟非其德義則必陳古以箴焉六典通典

經業歸崇敬字正禮少勤學以經業擢第天寶末對策高第授左拾遺改秘書郎遷起居郎贊善大夫兼史館

修撰唐舊

新名貞元十六年以山人崔羊為右贊善大夫充太子侍直新名也

先諫官言白居易授左贊善大夫盜殺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論其寃急請捕賊以雪國恥宰相以官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會有素惡居易者持撫居易言浮華無行其母因看花墮井而死而居易作賞花及新并詩甚傷名教不宜寘彼周行執政方惡其言王涯上疏論之貶江州司馬上

賓客

贊相上齒太子賓客掌侍從規諫贊相禮儀而先後焉凡皇太子有賓客宴會則為之上齒六典

立博望苑漢書高祖欲廢太子呂氏用張良計致商山四皓以為賓客又孝武帝為太子立博望苑使通賓客則其義也若有宴賜諸司長官太子賓客則皆預焉上太子為拜楊元琰與張柬之等定計誅張易之兄弟俄而柬之等為武三累所構琰竟以先覺獲全睿宗即位三遷刑部尚書開元初拜太子賓客詔設位東宮太子為拜舊良吏新四十五

弛慢政官李固言太和五年將作監王堪修秦太廟弛慢罰俸仍改官為太子賓客制出固言封還曰東宮調護之地不可令弛慢被罰之人處之改為均王傳舊唐從天節鄭肅開成二年拜吏部侍郎帝以肅嘗侍太子

言論典正復令兼太子賓客為東宮受經既而太子失寵上不悅有廢斥意肅因召見深陳邦國大本君臣父子之義上改容嘉之而太子竟以楊妃故得罪武宗思太子求之無罪盡誅陷求之黨朝議稱肅忠正佥佥有大臣之節

修撰

名始武德中秘書丞令狐德棻請修五代史詔蕭瑀等分修之歷年不就貞觀三年復勅修撰乃令德棻仍摠知類會諸史武德以來創修撰之源自德棻始也會詔改撰晉書房玄齡與德棻令預修撰當時同修一十八人並推德棻為首唐體例多取決焉

修國史唐史館修撰掌修國史天寶後他官兼史職者

曰史館修撰元和中宰相裴垪建議登朝官領史職者

為修撰以官高一人判館事志

父子同職歸登于冲之崇敬子也充皇子侍讀尋加史

館修撰順宗初以東朝舊恩賜金紫尋加史館修撰上

蔣義字德源博通群籍史才尤長貞元中史館修撰居

史任二十年好學不倦老而弥篤子係太和中拜史館

修撰典實有父風伸太中初入朝右補闕史館修撰召

入為翰林學士借有史才以父任歷官左拾遺史館修

撰蔣氏世以儒史稱與柳氏沈氏父子相繼修國史實

錄時推良史京師云蔣氏日曆士族靡不家藏焉唐



兩宮恩顧徐岱字處仁貞元初史館修撰並依舊侍讀  
承兩宮恩顧時無與比而謹慎遇甚來嘗洩禁中語亦  
不談人之短唐

正載李翱轉史館修撰以史官記事不實奏曰臣謬秉  
筆以記注為職夫勸善懲惡正言直筆史官之任今善  
惡皆取行狀謚議蓋行狀多是其門生故吏欲虛美于  
受恩之地今請但指事實直載事功假如作魏徵傳但  
紀其諫諍之辭足以為正直段秀實但記其倒用刑農  
印以追道兵以象笏擊朱此足以為忠烈若考視行狀  
依此則考功下太常牒史館然後定謚從之上

賈鐵嘴周賈偉充史館作撰普衫桑維翰為相惡締侍

之甚薄及為翰傳言翰死有白金八千錠學士徐台孫

一為厚誣偉乃更為數百辭類不平目為賈鐵嘴五代

唐書慶曆四年賈昌朝建言修唐書命王堯臣宋祈

揚察張方平為修撰曾公亮范鎮宋敏求呂夏卿為編

修其後相繼出外獨宋祈秉筆編夏卿博覽強記而於

歷代史尤該洽東部

編修

始立宋太平興國八年八月以國子監三簿楊文舉為

國子監丞史館編修

貌閑吟苦天聖中修國史王安簡謝楊夏李邴鄆黃唐

卿為編修官安簡神情冲澹唐卿刻意篇什謝安嘗戲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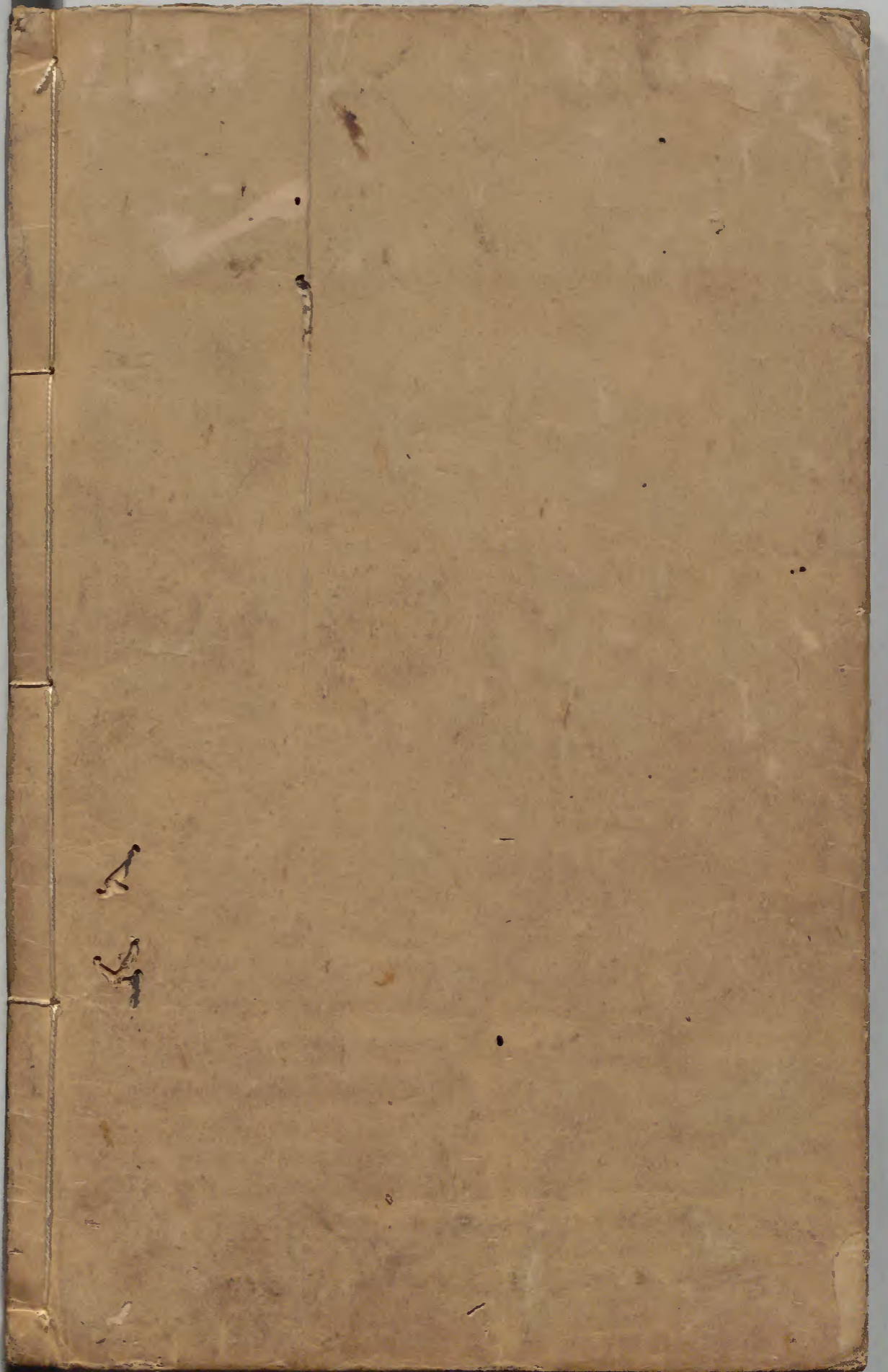
為句曰王貌閑如鶴黃吟苦似猿

不負公議袁樞字機仲為編修官分修列傳故相章子  
厚家以同里死轉求釋其事公曰吾為史官書法不隱  
寧可負鄉人不可負天下後世公議時宰相趙雄總史  
事歎曰無愧古之良史狀行

檢討

檢討淳化二年以殿中丞郭延澤太子右贊善大夫黃  
元亨並為史館檢討

**開** **同** **典** **奉** **意** **權** **同** **修** **國** **史** **先** **是** **子** **虛** **燕** **國** **史** **編** **修** **實**  
**錄** **計** **遷** **校** **書** **著** **作** **父** **子** **同** **典** **史** **事** **摺** **紳** **榮** **之** **錄** **言** **行**  
**卷** **之** **終**



Handwritten markings, possibly a signature or initials, located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cover.